



00656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戌朔案原本無朔字今據李重十

增金人破檀州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會

遠地地理志檀州武威軍下刺史屬南京道本燕漁陽

郡地隋開皇十八年割燕樂密雲二縣置檀州唐天寶

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復為檀州遼置

今軍號此皆晉賂契丹山前八州地也

己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黏罕所言告童貫驚

曰金人初立國邊頭能有幾許兵馬遽敢作如此事耶

擴曰此虜深憾本朝結納張鼓又為契丹亡國之臣所

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關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

提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案二朝北盟會編係成

日到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應事節答語錄呈貫大驚

續嘉運賞編拾補卷五十

僕曰其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覆大王勸大王三路摘

論金人已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急備邊於京師又勸

張毅之憾為契丹出壓境計議交割皆某預知此賊深懷

皆不信之擴觀事勢必乘我邊面無備踏足不測之變大王

王急須作隄防實云我自得燕茹越寨所分條畫應奉

制路分及合郭藥師掛辦軍馬出城下寨今若合太原

府路軍人馬義勇膽勇李嗣本於州近城踏屯已令

發人塞地昨又會擺拽羅兵莫他得聞如此聲勢亦未輕

易入金人破薊州接伴賀正旦使吏部員外郎傅察  
為金人所殺先是金人未失盟朝廷以故事遣察迓使  
人於薊州玉田縣韓成鎮察至界上虜愆期不至幹離  
不大兵遽入寇遂執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  
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虜以兵脅之亦不顧虜酋曰我  
以南朝天子失政故來弔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



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耳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  
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自死而已膝不

可屈也虜酋大怒仆察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

燕山人分彥宗寇東路之軍幹離不主之建樞密院於

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虜人呼為東朝之軍寇河東陷

是幹離不之軍自燕山直犯河北鞏罕之軍寇河東陷

使來聘節曰報謝通好先是金人既獲天祚也次遣三

賀天窺道節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旋敵虜亦因

以覘窺使已境南言及三使歸未禮部郎中陳柳

還時結罕又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亦叛歸奔由是

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奔由是

宗彥余觀蕭慶力勸以南朝可圖仍必眾因糧就兵

可也鄰罕遂決意入寇然尙未顯至境上皆羅拜臣

員外郎傅察為令投拜自副且使蔣至境上皆羅拜

寇遂不察等責令投拜自副且使蔣至境上皆羅拜

察獨不屈全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願至境上皆羅拜

自天失德故來弔為勝察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

自古之戰以曲直為勝察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

故我惟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大酋怒執而殺之陷檀

州薊州據三朝北盟會編係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破

薊州封氏編年曰金國二太子幹離等攻破薊州之

數以朝延擅納叛亡吏收耶口首達誓盟我輩奉詔

師問罪爾若歸順當大官賞汝不然榜骨矣副使蔣

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世受國恩焉敢違背遠徭詔旨

接伴來使拜是貴國主豈可屈膝況察與太子見殺

小雅曰公諱察宣和七年冬金人未諭盟也朝廷以

事遣公迂賀正且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城鎮太子

大兵遽至執公等責令投拜自副且使蔣至境上皆

臣伏公獨不執公等責令投拜自副且使蔣至境上皆

戴朝欲取失德故來弔非送死我若有死而四膝不

屈也曾大怒因害兵嗚呼方城之始至也事出意表

不措愕失措望風竄伏胡獨雅容不憚塞一死以為

客之倡界控紀哉詩曰貪胡雅容不憚塞一死以為

不於界控紀哉詩曰貪胡雅容不憚塞一死以為

進公第孟州濟源人成仁播美干載宋史本傳曰

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愿承平淄川丞入為太常博士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遣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延未之知也察至燕開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境使人察覺有變不肯進日金數十騎馳入館疆之上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韓離不者領兵迎客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頂肯相離不曰爾尙欲還朝耶左右促使覆論辨幹離不曰爾尙不拜後日雖欲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幹離不曰爾尙不拜後日雖欲拜我父母素愛我去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吾死必矣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嚴普泣是夕隔絕不復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取日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骨命虎翼卒忿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彥輩歸皆能道察不肯就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恻然無喜愠色遇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

三

若無所可否非其意峯然無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問一見寒溫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榮榮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未文公四朝名臣言行續錄曰公諱忠肅字公晦宣和七年十月以吏部員外郎借宗正少卿接伴金使行至境上遇害年三十七贈徽制乾道中累贈少師公與蔣噩同爲接伴遇虜曾噩等皆拜公獨不屈據北盟會編察與噩遣接伴正旦使係十月道唐開元十八年

壬寅金國使副王介儒撒離柁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毅渝盟等事及大國相已興兵其詞甚倨童貫亦厚待之曰如此大事何不早告我撒柁曰軍已興何告爲國相軍自河東路入太子軍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失盟發兵相向豈不顧南朝百年累積之國亦稍飭邊備安能遽侵撒柁曰國家若以貴朝



可憚不長驅也移牒且來公必見之莫若童大王速割  
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  
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參謀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  
雲宋伯通等謀赴闕稟議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  
東陝西宜撫廣陽郡王童貫書曰天會三年十一月三  
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民勒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  
宣撫郡王閣下既憑來信復沐使音未且結納之事難  
避重煩之議領兵前去爭戰夫如是則豈惟蓄危轉甚更恐  
不互相容會須至爭戰夫如是則豈惟蓄危轉甚更恐  
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雅報蓋以宜撫郡王所  
為結納和會契義最舊況承來文若謂更有可議務必謂

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推必謂  
議以謹言扶斯將墮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甯若酌  
中兩便為計果能如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  
更獲兩下益固權和然後郡王忠孝克止祀終長守富  
貴民賴其善為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  
日朝廷限以遼為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為前  
隘密觀事勢與差館直學士王員評議貝勒色喀美專奉書披

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員評議貝勒色喀美專奉書披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四  
述不宣又牒文牒南宋宣撫司問罪係天會三年十一  
月三十日即前書所謂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也此  
牒係茹越寨申報見二十二日已未原注可考此牒之  
外尚有檄文亦見大金弔伐錄今附已未日紀事蓋未  
見此檄故彼注云云牒曰大金弔伐錄今附已未日紀事蓋未  
可近差甯昌軍節度使蕭慶員勒色喀美專往理會所  
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驥辛與宗所說與上亦同  
遜辭添納百餘年間勤於朝聘每事始息不可殫言想  
坊屈先皇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  
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略方經親幸幽薊之初大  
全遣使請雪前恥由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  
而遂其功以伸祖宗之屈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  
義遂立嚴誓下於子孫亂賊殺宰輔還回戶口盟誓上書  
稱詔講我邊京使為傲亂賊殺宰輔還回戶口盟誓上書  
含容為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理會倘自不知悔過及  
於沿邊多方無歸還御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豈  
期縱驕誇設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  
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罪竟何為有此橫暴顯然  
慮空遲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違

慮空遲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違  
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為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實  
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罪竟何為有此橫暴顯然  
期縱驕誇設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  
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罪竟何為有此橫暴顯然  
慮空遲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違



舊收復元賜京鎮州縣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  
公支牒具如前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具勅色勒  
美等前去事須牒大宋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同  
無違公文回示仍請賞武等就相近罪兵其一聽命  
約如或以難依應即請剋期甚地以決勝負幸不疑惑  
住滯無此色齊美序即撤歸文日代年闕報虛母音  
各異故使副撤虛母王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宜宋彥通充  
府差使所齋軍書說納張鼓諭盟等事及傳紘軍已與  
兵倖極不遜貫亦厚善待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  
何故便有此事耶散善待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  
儒云若果是急著手脚好商量時也須較得些貫云即令  
館伴去說話有事但見論足可相應撤虛母等起歸館  
起更不須商量元帥國相輒言舉兵馬自河東路入二太子軍  
馬自燕京路入更不殺戮人馬只是傳檄撫定彥通答  
云兩朝許多事講好更便不通些耗便如此僕答云兵  
凶器天道厭之貴朝吞不契丹許多國土亦藉本朝聲  
勢方能盡滅之今一旦不顧已前契義誓好便先舉兵  
怎道南朝許大過虜掠民近邊些小民戶節日後干戈  
幾時定得撤虛母云元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時卻不  
敢便入來也如今檄書將次到來承宣亦須見俚介儒  
云事已如此自家懣這裏關口做甚承宣若能勸童大  
王急行奏請且割與河東北路地答云此談何為界  
存心來朝聽狂悖之議卻把本朝做破壞契丹看待  
易看後來自被禍患不小耳撤虛母笑有自得之色彥  
通恐僕出館歸宣撫司具參謀貫文驚愕令彥通與僕  
列銜供狀連夜備宣撫司具參謀貫文驚愕令彥通與僕  
王雲宋通彥等赴闕稟議是日擴見貫文驚愕令彥通與僕  
議若果退則使黏罕知不論出綽察宗延所料氣勢愈張  
必難制退聽劉彥宗余觀蕭慶裔輩語乘我邊面空虛  
乃敢渝盟兩路直入然而見入賊馬不多全在大王相  
機應變力為指畫禦捍且賊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  
一則城堅守固卒不能攻三則各斂兵民城守養鏡不  
輕前戰四則忌選擇賢能其幸其二幸我大王策應待其退  
回軍民喪氣不能更相應援其二幸我大王策應待其退  
北河東兩路重兵遮護根本其三幸我大王策應待其退  
用上疑下懼賊必不能亂此三幸我大王策應待其退  
安軍界有塘濶但廣信軍保州中真定府皆是坦途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

卷五十一

幾時定得撤虛母云元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時卻不  
敢便入來也如今檄書將次到來承宣亦須見俚介儒  
云事已如此自家懣這裏關口做甚承宣若能勸童大  
王急行奏請且割與河東北路地答云此談何為界  
存心來朝聽狂悖之議卻把本朝做破壞契丹看待  
易看後來自被禍患不小耳撤虛母笑有自得之色彥  
通恐僕出館歸宣撫司具參謀貫文驚愕令彥通與僕  
列銜供狀連夜備宣撫司具參謀貫文驚愕令彥通與僕  
王雲宋通彥等赴闕稟議是日擴見貫文驚愕令彥通與僕  
議若果退則使黏罕知不論出綽察宗延所料氣勢愈張  
必難制退聽劉彥宗余觀蕭慶裔輩語乘我邊面空虛  
乃敢渝盟兩路直入然而見入賊馬不多全在大王相  
機應變力為指畫禦捍且賊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  
一則城堅守固卒不能攻三則各斂兵民城守養鏡不  
輕前戰四則忌選擇賢能其幸其二幸我大王策應待其退  
回軍民喪氣不能更相應援其二幸我大王策應待其退  
北河東兩路重兵遮護根本其三幸我大王策應待其退  
用上疑下懼賊必不能亂此三幸我大王策應待其退  
安軍界有塘濶但廣信軍保州中真定府皆是坦途



萬一常勝軍有變燕山失守賊馬乘勝定於太原長驅  
南渡願大王審度事機速移司入真定府與太原鄰路  
足可相為應援兼城堅糧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  
人慣熟守禦金賊雖入境決不致奔易南渡兵法攻者  
常自勞云許大兵柄不特于諸路雖天下亦視以重輕  
王任國家許大兵柄不特于諸路雖天下亦視以重輕  
當復燕山之報國之時在大王經手今有此窟籠卻須大王  
使別人補之不惟在別人不知金人情偽不能補得兼不得  
善且過真定府其實欲眾矣既出孫握機手呼曰子  
日克奈何此以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劉草示諸濕  
已打破馬邑縣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劉草示諸濕  
司若破馬邑縣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劉草示諸濕  
妙僕因謂兵家貴知己知彼不可見彼威勢便不顧自  
己事力也倘大王一肯聽行之賊亦不足破也僕遂  
再見童貫稟宜早過真定府恐不測燕山路軍馬事通貫  
大要此僕云爾為家小也擴心知其是為機幕所奪懼欲  
願乃答曰大王入京然不忍如此說話是不思國家患難急擴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此大敵也貫良久復云爾豈不知我隨行無兵如何禦  
處選刷儘有可用軍馬廉頗思用趙人如河北路兵  
足得調撥使用官文虛中曰自燕山路之役河北廉頗  
時往舉城慟哭官員部押有戕于路者豈能北廉頗  
故有厭怨今日則番騎入寇孰不顧惜鄉土營護骨肉  
此之士貫顧僕搔耳曰豈得自當慮倘少加總統係死戰  
一拍僕答曰若大王果能付攜三萬人與馬宜事卻須依得  
使用于是差僕專往中山真定府招置忠勇敢戰軍馬  
直薄馬邑代州關報金人領來大軍與使人同發  
縣而營

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京師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  
復宣撫自太原逃歸始金人遣李用和來告慶給言于  
上曰願詔童貫至河中當授以雲中之地雖謀言不一  
而信且交不疑詔貫再行宣撫貫至太原遣馬擴等辛與宗  
罕嚴兵以待應州及飛狐靈邱縣還太原國擴等力爭  
不可皆拜之如見金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  
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斃不謂貴朝  
陰納張鼓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七

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德味大計輕從張  
 毅之請上深悔之願國相存舊論汝家別削數州來可贖  
 交蔚應州飛狐靈邱兩縣黏罕笑云爾尚欲置懷乞張  
 耶山前山後我家地向復奚論張毅所盟其國若將飭  
 罪也擴自雲中回介太原且言張毅所盟其國若將飭  
 幾金使撤盧毋王介太原且言張毅所盟其國若將飭  
 邊備豈能遠侵撤離母日國相若以貴朝為可憚則不  
 宗社也買問之襄憲不如此所為即與其屬宇文用等  
 道歸請太原帥張孝純論意孝純曰金人渝盟大王當  
 會諸路將極力支吾今日貫受命人心撫是非將河東與  
 河北亦置帥臣何為孝純曰貫受命人心撫是非將河東與  
 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曰貫受命人心撫是非將河東與  
 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報國止欲  
 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貫先逃歸國何原注金人渝  
 盟上之所恃者童貫而已貫先逃歸國何原注金人渝  
 繆因京為助遂握兵權夫以師之耳目在將旂鼓進  
 退從之勝負係焉貫身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  
 暹誤國之罪莫大於此觀宋史月純之言忠貫日盟會編曰  
 之心亦見于此矣據宋史月純之言忠貫日盟會編曰  
 七日甲辰童貫與參議宇文虛中機宜范訥王雲朱彥  
 通等謀赴闕稟奏初七日早衙貫請太原張孝純并乃  
 差官館待入使言當急赴闕稟議事已合劄送照會一面  
 諭盟入定當在大王何集諸路軍馬併力枝梧今大王  
 若去人心駭散是將河東路棄與賊河東既失則河北  
 如豈能保耶且乞大王駐司在諸戰場必賊守土若攀  
 也貫怒目顧孝純曰貫止是承命宣撫不係守土若攀  
 宜撫司駐此經營卻要帥止是承命宣撫不係守土若攀  
 力貫到闕稟奏即日便發諸路軍馬來策應使貫留此  
 兩無所益孝純憤然起退至機宜位中抵掌大呼曰尋  
 常見童太師做許大模樣次第列職事卻便如此畏懦  
 更不顧身為大臣當為國家捍禦忠義一向只思走竄  
 是甚節操因顧乃子決曰休休自家父子同他死走竄  
 條北征紀實曰金人之欲犯中原也懼我為備且死走竄  
 我必欲雲中故多為好辭以入我然謀報已詳而羣小  
 豫謀雲中乃召蕭山一曰閱諸甘報其中已有於范  
 太師八月二十二日押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  
 稱冬閒要犯南界韓太師八月二十二日押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  
 遺小使來謂張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純報上童貫遂亟  
 莫是要交割雲中地於是孝純喜即馳報上童貫遂亟  
 行時宣和七年冬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報童貫遂亟  
 小使迎貫於真定小使及見貫則曰中國違盟本朝方



平民伐異國相二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然怒耶  
君們正念兩國生靈煞是不欲得故遣來約大王須是  
告他始得貫失措不敢詰黽勉至太原又倉皇發小使  
詣闕下貫亦因遁還黏罕兵無司同離太原貫南歸僕  
東過真定途中寫畫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馬甲令  
委州縣取破碎舊甲併上聯緝無慮日成數百領月旬  
州各招忠勇敢戰人擇使爲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以有  
武勇者激勸編一之行伍使爲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以有  
州軍厚加給卹軍一乞將陝西五路精卒取徑路發赴河  
東河爲招置軍馬一乞擄那不測虜人南渡邊防失守  
則循唐故事奉大駕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克  
復貫書報 郭藥師以燕山府叛執安撫使蔡靖都轉  
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提官沈瑄等金人既得契丹  
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一帶幹離不主之雲中之  
西北黏罕主之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然中外多  
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以爲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

八

不實則乞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初蔡攸從中力主藥  
師每以爲忠信無比又羣小但取於動中外觀聽故終  
不爲之備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反中國亦  
不能支及金人謀入寇既點集藥師亦點集貫既在外  
攸告於上者惟仗藥師必能與金人抗不足憂也故內  
地略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時雍得其  
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幹離不以兵入藥師初出未  
戰而張合徽先降藥師因亦降遽回燕山囚靖等迎金  
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策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  
征師本凶狡叛歸日久不攻左在議者謂其必復錄去  
惟燕師王安中副帥蔡靖監司呂頤浩沈瑄黃翼等庇  
匿之有張合徽者亦契丹舊將官在藥師上至是反爲  
副快不快言行乖惡藥師亦揮之宣和七年秋王安  
中召還但薦令徽遂除節度冬令人寇邊藥師率兵去



燕七十里與令徽分兵禦之既接戰藥師猶與馳逐令  
徽劫其家以降遂導金犯闕計採陷燕錄曰宣和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郭藥師往見藥師既回曰汾陽  
府始和殿大學士蔡公靖欲迎敵余力於蔡公處言且  
懼色十二月朔二日藥師欲劉舜仁於蔡公處言且  
令郭依勝下驕可遣張令徽劉舜仁於蔡公處言且  
矣去使北口泊居庸關或可以窺燕虛實蔡公未以爲  
然翌日復謁藥師余以片紙小書復達此意託公不  
敢留藥師云他已作去縣名在白水之西金人而  
後行初六日至三河三河縣名在白水之西金人而  
在河之東疑藥師軍未敢進藥師名在白水之西金人而  
整肅是夜分藥師軍二人馬並進色未與令徽舜仁時  
金人初見藥師軍亦懼二人馬並進色未與令徽舜仁時  
拜號令諸部即犯藥師軍藥師不意來犯軍稍卻是時  
兩陣藥師乘銳去塵已而舜仁亦金人與令徽舜仁時  
相值藥師離無火以焚之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  
先自遁幹離無火以焚之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  
寨凡數處竟無火以焚之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  
遂回初時初七日申時也余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  
軍可初時初七日申時也余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塵埃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  
令徽至已而舜仁至抵藥師亦至三人者頗沮喪互  
相詆訕是夜把東北門者刺史皇貴也乃陰遣人告  
離不開門爲內應仍云皆出知太子舜仁郭藥師存  
藥師已而汾陽知時而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  
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  
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  
連又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  
載嘉泰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云昔也東征雖  
知上帝之是臨敢思困獸之恩則云昔也東征雖  
晝晚怒敢犯今焉北面祈天地之量並容辭多不運  
以問余日勸勝公棄燕而遁廉訪梁競極力助之蔡公  
野兼大學諸人同行各要我歸路乎公曰講賊意正  
如此是夜願浩競輩互以言獎或蔡公而安撫可勾當  
公事吳激者遂進退保之言願浩競輩互以言獎或蔡  
未便如李郭諸將曾有退保者彼乃公重兵或以激  
言非是萬一發惑令公行他日山有以公先動爲言而  
賣公劫白者不可不察也又聞常勝軍如欲附賊被  
公深以爲然願浩競輩因溫見於色賴蔡公天資忠義



不然遂為二子搖奪使蔡公果從陞浩等言率殿南奔  
是投之死地爾蓋常勝軍泊鄉軍之敗盤泊盧溝涿州  
之間積怨無以泄其怒虜掠殺滅者莫知其數使果遂  
其行豈有唯類乎是戰也常勝軍官與密輸殺者乃召蔡  
金人亦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復藥師由是藥  
師遂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復藥師由是藥  
公呂頤浩李與權沈瑄等議事至則執之蔡曰相公欲  
負天子耶引佩刀自決為軍奪去公全藥師同議遂  
掩泣由是諸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勝軍  
食糧雖諸戰等軍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  
上城雖諸戰等軍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  
諸聽都未能變其面目是夜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雖  
數馬之類頌

丙午幹離不至燕郭藥師率眾郊迎之還謂蔡靖曰太  
子有令南官不殺悉令出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也  
後兩日幹離不遣蕭三寶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  
太子語君勿恐祇坐南朝渝盟耳遂入張殼并納叛人

續嘉道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

歲幣事其閒語多指斥眾不忍聞且曰太學南朝賢自  
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蒙陛下不次拔用位視宰執而  
不能守一路可謂至愚不肖何足用哉原注已上並據

語多指斥眾不忍聞以沈瑄南歸錄增入案續宋編年  
資治通鑑幹離不軍於燕三河令徵遁歸蔡精命藥師降令  
微出門為備藥師戰於三河令徵遁歸蔡精命藥師降令  
日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眾共抱持之未  
幾幹離不至藥師迎降金人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  
置軍中初蔡攸童貫力主藥師謂可皆不省至是果叛  
報至京師方議封藥師燕王張令微郡玉割燕地與之  
世守而燕陷矣幹離不留靖守燕而引兵向關以先驅  
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詹度禦之據三朝北盟  
會編係十日丁未許探陷燕錄曰十日金人立旗幟至  
十二日幹離不遣蔡公已下官曰於毬場相見令東向  
禮傳言曰大金皇帝希放太子官乃議與太子答拜見國  
與本朝講好累年精等視太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言者  
止明日幹離不墮日餘官皆拜於階下太子答拜兩拜而  
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賢臣欲用之如何蔡公



對曰靖爲天子守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將金國壞了耶願恭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其靖而智於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其靖謂思也屬金國得之安用非不靖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身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卻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殺之所能制耶乃退亦笑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太子所等良久乃退亦笑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藥師取呂頤浩宗瞻日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破難不與劉彥宗瞻日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破難商量遂已十五日韓離不大軍南道是時薊州守郁中正爲金人所困景州守吳震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公幹倅曾評率牙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遁順州守黃烈賊倅路擴趨燕山折其右足於此先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說侯益倡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既以爲然遂遣馬擴王曠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也是年用兵及敗契丹以燕山府遣我皆童貫致燕山之禍云沈瑄南歸錄曰十二日使人來請靖與監司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靖曰兩朝結爲兄弟使靖等奉使以往亦當拜望闕而拜所不敢辭爲朝執政見太子對拜百官皆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十一

與國王議曰大學與監司拜於廳上眾官拜於階下靖猶未肯呂頤浩曰昔廣平王拜回紇于馬首請至東都出見靖居前見監司次之眾官在後望東北兩拜遂國皇帝合跪靖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呼靖使下導者合跪靖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呼靖使文字不知問何事既退使來請靖及眾官至府且講外事靖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頤浩與權及茶鹽司勾當官杜州亮從政郎監稅陳傑五人同行等歸前路使與靖別告州軍或留以爲用乃培死所但盡死節守燕終始不忘者惟大學與瑄大學他日得見生上當爲某明之若某先得見亦然是在都統營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留守營時亮等在都統營

之內地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餘萬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飢而怒官軍又罵辱之其心



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戰未決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

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金人至忻

州忻守賀權開門張樂以逆之黏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黏罕

其地進至武州義勝軍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金人至忻

父金人至忻州守臣賀權開門張樂以逆之黏罕大喜下令兵不入

遂下合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太原帥張孝純以冀景

開關以獻景奔還黏罕遂引兵城太原知朔甯府孫翊

近不敢開門觀察再益忠報國翊日但恨兵少耳乃復

引戰金人大沮黏罕再益忠報國翊日但恨兵少耳乃復

皆據雲中以圍入攻河東然黏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

幹離不越三鎮直犯輦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雖

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太原之重地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 卷五十一

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渴舊邊不乘隙可  
也故新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渴舊邊不乘隙可  
入焉始黏罕幹離亦分跡以圖也攻河東北而己非  
有直造京闕之志以黏罕之雄向且遠遣撤母使夏國  
許散地以為牽制猶不敢輕舉泥幹離不才居黏罕下  
重兵在州州黏罕以犯雲中入侵必與之相持今京畿內  
虛河朔無備可因黏罕以為幸制也故幹離不信而行  
黏罕自雲中由懷仁馬陰將侵代州其境慮家計矣初  
取分兵由胡谷寨入焉其徒兀室余親曰今日至代州  
並無一戰夫何趨太原黏罕始有易手無措坐視中原  
原久不知兵內無賢相外無猛將易手無措坐視中原  
淪于夷狄生靈塗炭可勝哀哉據三朝北盟會編曰九  
日純謀命王宗尹統官兵敢勇把關於是命景朝人政  
孝不足部兵入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朝  
守忠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  
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



金不能犯闕景等令敢勇人權借與馬既取其半或有  
不願隨人等棄關潛走守忠至闕果敢而獻之景聞守  
領巡檢李翼死之武翼七年十二月七日西路代州巡檢使  
忠翼麟州新秦人宣和七年十二月七日西路代州巡檢使  
李翼屯岢嵐縣人宣和七年十二月七日西路代州巡檢使  
州降翼入城志翼欲圖未卒堅守義勝軍州則遣李嗣  
本引賊入城志翼欲圖未卒堅守義勝軍州則遣李嗣  
縣李以翼等向岢嵐縣遇崔忠子英與將吏折可與始  
虜人李以翼等向岢嵐縣遇崔忠子英與將吏折可與始  
而通翼臨誅南向呼官家者數節要絕無可奉便宜  
計寨難取乃分兵由朔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觀曰  
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無一勞力其餘可乘勝日  
破矣既行越家計率吏代請命於賊賊斬太原粘罕始有  
皆叛於是賊眾如無人之境直將亡不劇寇董羅兒  
中據雲中心代州副帥王錄請招納久將亡不劇寇董羅兒  
始歸款朝廷以數十萬眾來附賜名才後更姓曰趙通

續書通鑑真編拾補

卷五十

七

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發宣和未金虜犯邊儲倉廩一空  
即叛去河東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連三奏至  
京師朝廷失色編自十月至十二月四日山府奏報到金

人經營南下之警連日疊至蔡條北征紀實曰金人既  
得虜地因分兩道入寇燕之東平營一帶幹離不主之  
雲中外多不知也蔡精羣主密奏凡一七十餘報甚  
朝廷若不以爲實則乞賜重行弼管然終不報彼亦  
集藥師亦點集甚振車鄉在天當人使還送伴官奏至謂  
行遍大金威聲甚重車鄉兵在道者皆全披帶躍馬而  
揚師爲之可怖也十二月十一日冬愈益謂強敵之畏我而  
使犯界密報至是年十一月初欲恭謝祀禮兵入界殺下  
至皆祕之亦無他但日恐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外觀  
爾宰共請奏謝以是日有報至乞降付外廷議中李邦  
月九日趙恭謝以是日有報至乞降付外廷議中李邦



敢矣然一相執政共匿之則又七日外人但見都堂敘  
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十六日童貫自太原還回  
於中外判然知為北方事作矣又十有四日時已報  
郭藥師降金人羣小惡方節聞而屠之但張徽破圍方  
議旨除藥師永清軍節度使封燕石張徽破圍方  
燕地與之使世守然而無及矣金虜節要口鎮野孤關古  
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擅順景衛間聲皆拔警報壘

矣至

辛亥離不引兵向闕以郭藥師為先驅離不令所

過州縣無得擅行誅戮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

不自燕山舉兵南寇令郭藥師將千騎為先鋒初金人

疑藥師止於騎令云所遇州縣不得擅行誅戮藥師

行又益以千騎隨行辭應旂宋元通鑑曰童貫行邊回為

帝言藥師必能抗金恭儉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

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通金國書朝廷苟不

省善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趨向懷異逆迹不自平州

日甚始詔遣宮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離不引兵向

破檀運呂頤浩以離不引兵向闕以郭藥師為先驅離不

都轉運三頤浩以離不引兵向闕以郭藥師為先驅離不

乙卯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

於是燕山所屬州縣盡為金有既得藥師懸軍深入矣

奏樞密院劄子河北舊沿邊州軍多係景德年所置使

業為之以張形勢控制虜今燕山已定舊邊悉使內

地今相度安肅軍改為安肅縣議廢安肅永甯軍使

保州今十一月二十八日蔡攸議廢安肅永甯軍使

為梁門遂城縣在祖宗時建二軍并保州大牙相制

州以控西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最為險要昔澶淵之

役世號銅梁門鐵途示人也及警報既急蔡攸懼動外

廷安肅保信軍者所以控扼易州一帶今說得燕山而

建安肅保信軍者所以控扼易州一帶今說得燕山而

縣是歲十一月二軍送信人情罔不惶惑軍營移徙樓

檣毀棄之際適會離不既下燕河以兵入界於是

安肅保信莫之能禦大凡失謀可怪而資敵之跳梁者

類如此宋史地理志保塞軍屬國六年建保州政

和三年賜郡名曰清苑安肅軍本易州遂城縣太平興

國六年建為靜戎軍折易州遂城三鄉置靜戎縣隸焉

景德元年併縣為安肅縣知縣仍兼軍和七

年廢軍為安肅縣知縣仍兼軍和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西



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

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諭此意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十一日戊午三朝北盟會編曰朝廷間賊馬逼近命皇

太子為開封牧事而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

四朝名臣言行錄曰七年冬金人敗盟朝廷日謀避狄

事吳敏厚夜過其家日事吳矣建開封牧李公綱與給

宮恭儉以守宗社可也而建牧非也巨寇猖獗非傳以

位號使招徠豪傑與之共守何庸蕭宗龜武之事當時不

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公曰不可唐蕭宗龜武之事當時不

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

非發志底甯豈徒都城之任人獲安翌日求對皆道所以

微廟感悟歎息敏固言李綱之論有旨召公赴都堂稟

禮如遂今大敵入寇必假皇太子監國國家聞暇之時與

也仍刺管血書之而內禪議遂決文獻通考卷六十三

開封牧尹宋朝一人以死捍賊如臣之計使得為陛下

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轅下建隆以來為

要劇之任崇甯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

親王府事號列南喬凡命知府臣充又四朝志曰尹一員

翰林學士及禮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以河南府

中蔡京奏天府為南京大名府為北京皆置留守崇甯

輔襄邑縣升為拱州輔置輔郡屏衛京師以額置留守崇甯

戊午皇太子入朝上有旨令去太子所佩魚賜以排方

玉帶排方玉帶非臣所當服也上又賜太子以小殿直

二人太子既拜賜而二宮嬪入見太子視之曰我要阿

底作甚蓋上初即位欽聖皇后以二侍人賜之上時已

有內禪意故躡前跡而有是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

子張龍封收玉帶精康要錄曰宣和七年丁巳賜皇太

子張玉龍東帶一條不許施於公服然熙甯中收復熙河百官班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

卷五十五

五



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賀荆公力  
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用排  
方時乃乞進太師上蓋以爲三師禮當異特許施於公服  
排方玉帶非臣下服也  
是日金人圍中山府詹度禦  
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宋史本紀  
云攻之九月丙辰三朝北盟會編亦係戊午與此同且  
節度使本定州慶厯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  
三年升之爲府改賜郡名曰中山府  
御筆後苑造作  
生活所自元豐置造及久來置局所合存留外餘本所  
供奉局合罷歸本所良嶽官吏等並罷歸延福宮紀事  
卷百二十八案宋史本紀亦係丙辰周城宋東京本末  
苑造作所屬內諸司掌園池沼臺殿種藝礫飾及天  
甯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工巧之事又以通致日學  
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之政務以侈靡或主致日學  
嘉祐治平已優京更增給食料等錢于是費用浸廣其  
後又有應奉司御前造作生括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  
御前通鑾編拾補卷五十一

去

網一石之費至三十萬牟取無度民不勝做李濂汴京  
遺蹟志以延福宮政和三年春新作于大內北拱辰門  
外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今其地爲百司供應造作之所  
凡內酒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轡等各庫並移他處  
御筆神霄宮除依元手詔撥賜地土外餘並歸還原  
來去處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紀事  
卷百二十七案十一月二十三日庚寅御筆可考陸務  
觀老學庵筆記曰宣和未以道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頌  
成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水鍊之  
方議奉安寶輪儀制而虞宓七年秋也遣使押賜道常  
事係于方士長岳二卷附見之其裁罷一切指揮已詳  
附下日三朝北盟會編已附入彼注今御筆道紀  
詔詳見三朝北盟會編已附入彼注今御筆道紀  
幸執晚候對於文字外庫是日不果召四十六案岳珂  
程發于徽祖將內禱一夕卽下哀痛之詔奉真宇內政過不  
密請禱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閒嬪嬙巨瑞但  
間禱禱聲而莫知所以蔡攸又一日欽宗卽位實宜和七  
年十二月辛酉也其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



陽三五璇幾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皇誠  
恐稽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  
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  
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將傳  
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  
順宇宙得甯而基業有無疆之後臣卽守心守道樂處閒  
如是賊兵偃息普率康甯之休中外享昇平之福樂  
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更革竄伺舊職  
獲罪當大已上所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  
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甯  
伏望眞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  
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願告報臣誠  
皇誠恐稽首頓首再拜以聞據此是晚臣僚候對  
不果召當或以此蓋下日晚卽召對于玉華閣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海昌倪鍾祥輯注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  
海昌倪鍾祥輯注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徽宗

宣和七年十二月

案錢氏四史朔閏已未手詔朕獲承

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

而過愆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

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

案原本誤作時權今據東都事略及北盟會編改正

貪饕

得志搢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

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

酷權

案東都事略各本醜權醜權均作商權

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

衣糧不時而充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

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

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謝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一

天人譴怒之心保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

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

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

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務在通下情

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改紛

盟會編作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

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

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

兵勤王沿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

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

疆外者並不次任使案原本無使字今據北盟會編補入其尤異者以將

相待之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



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  
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及以結絕為名  
暗有存留並肆諸市朝與眾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  
案東都事略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詔諸局及西城所管  
書並止此至文中字句亦互有異同諸局及西城所管  
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百姓地土並給還舊  
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兼局以  
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樁充募兵賞  
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罷道官及撥  
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尙局並依祖宗法罷  
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  
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  
料及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歸朝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廷請寶舊法施行更不得請筆斷遣畫旨大理寺同詔

宇文虛中所草也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注實錄詔旨並于二十二日取案續未編年資治通鑑

編年係之二十一日戊午今不取案續未編年資治通鑑詔旨並于二十二日取案續未編年資治通鑑  
鑿罷花石綱及非泛上供並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  
造局三朝北盟會編所載較紀事尤詳且更有手詔今  
并出此御筆手詔曰朕遼寧居維子北民是為邦本比  
年惟宗寬大之詔數不裁省之合屢行然奸吏玩法而  
眾聽輿作事端蠹耗財假享上之保濟營私之意欲  
妄議輿作事端蠹耗財假享上之保濟營私之意欲  
奪百姓無所不使朕悼念元若保赤子之意欲  
取信于萬方夙夜痛悼念元若保赤子之意欲  
額結絕應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探斫  
木植製造局所諸罷更有似此有害於百姓者三省樞  
密院條具以聞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朕於吾民每懼  
仁愛之弗至一夫弗獲時予之辜播告之後咸聽罷言  
當司罷奉局諸路罷罷元之幸聖主之後咸聽罷言  
議司賣鈔黃老兼經路歲貢罷元之幸聖主之後咸聽罷言  
拘收到元係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  
路糴本及樁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



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  
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及教坊額外人罷行幸  
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後  
防非危急泛請照舊法施行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  
依舊寺同城西所官史等並罷事歸延福宮吏並罷延  
大理京城西壁依元豐法修房廊良嶽宮吏並罷延  
地歸京城西壁依元豐法所擯祥東園宮吏並罷延  
福宮寶籙宮德太一宮專法所擯祥東園宮吏並罷延  
罷地歸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罷  
並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史並罷宮  
人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皆並日下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三

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已詔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  
憑藉祖宗積累之厚陛下強其志勿先自怯決可保無  
云賊兵雖熾然羽檄召諸路兵入援結人心使無畔怨  
丹以為藩籬今金人兵兩路並進卿料事勢如何虛中  
報黏罕兵迫太原上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封殖契  
日上召粹中弟虛中至內殿同三省樞密院官議事適  
是  
草詔虛中奏言臣未得聖旨昨晚已草就專俟今日進  
呈上合展讀虛中又列出宮人斥乘輿服御物罷應奉  
司罷西城所罷六尚局罷大晟府內臣寄資等十餘事  
于所草詔上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今日不吝改過虛  
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粹中奏乞依此出畫黃  
寫敕榜上合速行遂呼省吏及諸聽人至都堂謄寫旅  
次印押付出于京城張掛原注此據宇文粹中承訓錄  
後虛中草詔如內臣寄資等卻不見在詔內蓋當時  
亦有先已施行者不待降詔也案虛中所列止十餘事  
而不見詔內或有數人削去當降詔時增入其內臣寄  
資不見詔內或在四年童貫出師時其劄子具載三朝北  
盟會  
編及非在四年童貫出師時其劄子具載三朝北盟會  
丹不封庭極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含恭順之女真  
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恐不可以禮義



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書下三省王黼讀之大怒。拮以  
它事。自中書舍人責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嗣童貫以  
虛中為參議官。當時初童貫得虜茹越寨之牒。文及開

蓋與貫同還闕。意不敢奏及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原

茹越寨牒文已載初五日據蔡條此云檄書不遜所不  
忍言蓋牒外必有檄也。案紀事于初五日壬寅出金國

遣王介儒撒離朮齋書至太原並未載有牒文。今已據  
大金平附錄原書及牒文附注其下耳。檄書亦具遼國

運衰是生昏德自為戎首先啟釁端朝廷爰舉義師奉  
天伐罪繫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願割幽燕歲納

金縷衣。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約。其來意置以不疑  
即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約。其來意置以不疑

多于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盜賊逃  
毋泊忘前施之義。頓包幸亂不意宋人貪婪無厭。守其

惡忽志不軌。據京為叛。殺賊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反  
使國不軌。據京為叛。殺賊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反

纒天兵。臨境魁首認竊。亡而無諭。遂使京畿之蔽。鞠為寇場。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援之官爵及至。迨索傳以偽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  
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舍容不容。久通權好之故也。彼

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權好之故也。彼  
尚飾以偽辭。終有歲貢。又多德納。通權好之故也。彼

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  
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

廷言多侮。誇意涉誇。謾至於本境。行發文。已往請別計議。  
心矧又夏。臺實惟藩。輔忱既獻。土民是賜。而彼宋人  
忽起無名之眾。輒行侵擾。事因其若。援遂降。朝旨移  
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為依應。料云夏人納款  
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盡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  
恩造下。自今不煩于預。自當以道。理所與之。地廷方隆  
如肯致私曲。以彼為兩。自當以道。理所與之。地廷方隆  
朝延所以罪之。謂也。蓋聞自古。所重順者。兵而無名。非  
王道。仁義之謂也。或仗順。逆以直加。曲罪東自南  
京。以東西。接夏軍。一甚無謂。也。今奉命。與師。問罪。東自南  
自藩。包藏。其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己有







見之於尚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纔就位遂大不遜曰

皇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

白時中李邦彥與蔡攸攸字之誤今改正等俱失色

不敢答徐問如何可告緩師者使人又大言曰不過割

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之

攸弟僚說攸曰此覘我爾無過揣我虛實強弱宜以行

人失辭而斬其使使虜罔測不然且囚之不可使知我

情實攸不聽蓋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也時李鄴上書

因其論強弱之情偽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

乞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寶二各

五千兩命書藝局鑄為金字牌子遂授鄴而去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

云略同三朝北盟會編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李

鄴奉使回先是十二月月中旬聞賊馬過近遣李鄴借給

事如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敵也朝廷速宜與

和然彼未肯從和因再遣鄴與李悅等行靖康前錄曰

鄴先齎金奉使賊人吾境且食且懼日行靖康前錄曰

知聖上繼明伐其始謀夜和一百五十里又曰李鄴歸

上鄴漏機知吾弛備遂書夜和一百五十里又曰李鄴歸

自賊墨盛談賊強我弱其勢如泰山中國如虎馬如龍

之為六如給事辭應旂通鑑曰壬戌遣給事中李鄴使

金告內禪且請修好如始行從之此與紀事作已未遲

日南朝未必有命使先降制皇太子兼開封牧置官屬

至壬戌始行耳幸淮浙原注宇文樛中兼開封牧置官屬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楫通

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

其一字當為二字為開封牧然七月二十一日也北盟會

稍改之案承訓錄以此為十二月月中旬事故紀事據以

官屬尋有旨幸淮浙原注宇文樛中兼開封牧置官屬

後二日上有旨幸淮浙又兩日遜位所稱日或小事今

月戊午皇太子為開封牧然七月二十一日也北盟會

其一字當為二字為開封牧然七月二十一日也北盟會

編日二十日已未謀南幸朝延聞賊馬逼近使李鄴

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

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楫通



寶貨爲東下計北征紀實曰本朝建國用意與前代置  
瀋澗之役虜人料天子必走蜀因伏兵於穀澗道上昔  
爲我兵搜出此虜人已陳之芻狗也然彼方謂我獨西  
危且上兵伐謀今都邑上既將南幸爲新天子計若不  
狩陝西反據形勢以圖收復此萬全也金人鴟都邑既  
我銳氣折氣沮無可復彼我在此彼在彼去重載而歸  
已四五月則天時地利俱不得一火而已此癰疥爾雖  
慮唐大澗險恐有伏兵則可差南陽走武關入長安亦  
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至二十七日日會兵對後輔臣  
奏請皇太子監國上允從進東宮置師保官及僚屬盡  
以侍從兩省官兼領上曰三省樞密院官屬留京師從  
皇太子百司皆不可動輔臣乞量差扈從臣僚上令取  
紙筆自批太宰白時中兼領樞密院使爲行宮使右丞  
宇文粹中兼中書侍郎爲行宮副使輔臣乞差提舉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七

宮事務等官四員上曰京師事體今日允宜增重行宮  
無事祇須兩員給舍六曹台諫皆不必備有所降指揮  
事止令三省樞密院行司出劄子直下諸處于是止差  
提舉事務官二員后兩日遂內禪乃詔前所差三省樞  
密院行司官白時中等皆罷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原  
增人又云白時中等皆不須從此案承訓錄所云白時  
爲恭謝行宮副使今附見于吳敏爲恭謝行宮副使此  
等爲內禪以後指揮蓋敏子是日已未晚對玉華閣始  
詔除門下侍郎輔太子三朝北監會編除吳敏門下侍  
兼侍閣門鄧文誥傳旨令隨宰執復候對於文字外  
庫是日召對於玉華閣下原注或言蔡攸引至玉華閣  
周城宋東京攸並云玉華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  
閣下宣和殿後大觀初建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樞密院  
蔡攸童貫執政張邦昌趙野宇文粹中蔡茂皆在而宣



諭使宇文虛中制置使王蕃亦預召

案此二使皆本口所除三朝北盟會

編曰二十二日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宰執例施行不得辭避日下受命又奉聖旨王蕃除寶文閣學士充畿輔鄧兵馬制置副使兼都統制陝西刷兵令王蕃限一日宰執奏事退立王蕃前奏事復退選官具名申尙書省

立吳敏前奏事曰願請上皇顧羣臣少卻立敏曰金賊

渝盟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皇蹙然曰奈何時上皇東

幸計已定嘗詔除戶部尙書李棣守金陵敏率給舍詣

都堂白罷之曰朝廷便爲棄京西計何理此命果行當

死不奉詔棣等遂罷行及皇太子除開封牧上皇去意

益急敏于是奏上皇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

上皇未應敏曰以臣計之今京師聞虜大入人情震動

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有欲因而反者原注時歸朝官在京甚眾案劾

續皇通鑑編拾補卷五十一

八

老春秋曰京城承平日久富庶金人深入縱兵虜掠故其下樂然而來將犯京師數百里內居人皆避之強民

乘勢十百爲羣路途邀截劫掠或許裝金人者有矣初得燕山燕人有來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襍居

坊巷中與漢人無異金人將犯京師城中軍民呼燕人爲細作皆執捉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

已皆收之以三種人其守一國國必破上皇曰然奈何後亦放還

敏曰自虜之入臣嘗私禱于宗廟昔者得于夢寐不知

許奏陳否上皇曰無妨敏曰臣嘗夢水之北螺髻金身

之佛其長際天水之西鐵籠罩一玉像人謂之孟子孟

子之南又一水其南有山坡陀而臣在其間人曰上太

上山臣嘗私解之曰水北者河北水南者江南佛者金

人太上者陛下宜自知所謂而不諭所謂臣嘗以問客

有中書舍人席益諭臣曰孟子者元子也上皇頷首敏

曰陛下旣曉所謂臣不避萬死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



者不固行者不達奈何上皇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制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必達矣上皇稍開納敏曰臣所陳上上事陛下既曉臣所謂陛下果能如臣策臣敢保聖壽無疆陛下建神霄有年矣長生大帝君者聖壽無疆之謂也然長生大帝君旁若無青華帝君則長生大帝君何以能聖壽無疆青華者春宮之謂也上皇大喜敏曰陛下能定計則中原自此數百年不為夷狄中原數百年利害在陛下今日又曰陛下若早定計以臣觀之事當不出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虜至無益也時虜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為期上皇嘉許敏遂以劄子薦李綱曰臣伏見太常少卿李綱明雋剛正忠義

續嘉通鑑編拾

卷五十一

九

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過敏家為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敏薦之冀上皇或有顧問也上皇命三省批旨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

庫

案綱過敏家所言具見四朝名臣言行錄已附入二

十日丁巳皇太子為開封牧注中可放辭應旂及畢敏退立宰執復奏事皆退上留邦彥語少頃

云略同

獨召敏與邦彥歎息曰有賢臣少宰更不要疑蓋前此上皇嘗以此計詢邦彥未承詔敏蓋不知也上皇顧敏

諭旨邦彥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為陛下畫計臣當從陛下巡幸臣之分也陛下且傳位而臣乃受不

次之擢臣豈敢上皇曰不易卿豈敢言之原注或云內禪之際彼除敏為

門下侍郎者非兼有次日上皇授與邦彥帖子處分內禪事除門下侍郎亦在帖子上是上帝御筆案三朝北

承景命嗣守丕圖永惟基業之艱難實賴股肱之左右



延登時傑進與政機增重公朝用勸羣辟朝散大夫試  
給事中兼侍讀吳敏毓德和厚受材奇崛識慮高明卓  
爾著勳之見器質靖重稟然柱石之資再踐鎖閣屢直  
辭苑論事有回天之力視草有華國之文預大議于禁  
中允歸時稷裁明詔于筆近列以允協于僉言處東臺  
蓋亦為時而出宜亟躋之任噫陳堯舜之孝弟是為風  
化之先合稟契之忠嘉更俟承溪侯之告肩一以佐王  
多訓可特授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上皇曰不要稱太  
上只稱一名曰如道君之類又曰何日可敏曰臣適奏  
過三日恐無及上皇既輪甲子曰來日亦好卿明日與  
邦彥同來上皇曰居禁中與居外孰便邦彥曰居禁中  
恐終不便上皇曰莫須稱疾敏曰陛下至誠定大策恐  
亦不須上皇曰待更思之是日敏退詣都堂見邦彥曰  
上意已定今日敏當與相公條所當施行事適聞今夕  
鑲學士院敏適當制願相公為奏乞宣他學士留敏議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事邦彥不許敏遂宿院中草種師道何灌兩制案三朝北盟會

編二十三日庚申種師道何灌除都統副都統劄子保  
靜軍節度使致仕保靜難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  
道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侍衛親軍  
置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侍衛親軍  
步軍都虞候甯國軍承宣使管勾侍衛步軍司公事何  
灌制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  
統制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  
百戶以上並己未日事翌日自學士院復對玉華閣下  
宰執奏事退立上皇召邦彥與敏曰計已定只今日好  
因出一帖子寘邦彥懷開皆上皇親批合施行事如出  
居龍德宮皇后居擯景西園案龍德宮以懿親宅舊邸園號延福六位皆次第開拓東直景龍門西 鄆王罷皇  
盡天波門弼都城一隅焉見宋史地理志  
城司敏除門下侍郎內侍隨過龍德宮而輒過者斬之  
類上皇皆自處分略具上皇曰不可不稱疾恐變亂生  
敏曰亦好上皇曰只稱道君敏請稱太上皇帝上皇曰



卿不須泥又曰誰草詔邦彥曰吳敏學士也上皇曰甚好須要詔卿須道朕不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意又曰朕此舉上承天意次安宗廟下爲百姓又曰卿昨日計中原數百年利害是朕意也敏涕泣受詔退俟廡下宰執復奏事上皇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小虜敢爾因握攸手忽氣塞不省墜御牀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上皇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宰執無語又問諸公如何又無語卽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其可卽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曰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乃召皇太子及三衙并召敏敏承命以詔草進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

卷五十一

十一

上皇指朕當以道君號退處舊宮處曰改朕爲予遂左書紙尾曰依此甚慰懷初上皇諭內禪于宰執白時中久執不可上皇屢左書紙尾曰少宰主之時中久乃受詔是日李綱袖劄子待對請傳位太子不及召而上皇疾作案畢沉續通鑑曰先是綱上禦戎五策曰正己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敏曰敵勢猖獗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庶甯天下受其賜矣翌日復刺臂之皇太子至榻前慟哭不受命童貫及李邦彥以御衣衣太子舉體自撲不敢受上皇又左書曰汝不受則不孝矣太子曰臣若受之是不孝矣上皇又書令召皇后皇后至諭太子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太子猶力辭上皇乃命內侍扶擁就福甯殿卽



位案福甯殿即延慶明道元年建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見宋史地理志汴京遺蹟志及宋東京攷同太

子固不肯行內侍扶擁甚力太子與力爭幾至氣絕既

蘇又前擁至福甯殿西廡下宰執迎賀遂擁至福甯殿

太子猶未肯即位時召百官班垂拱殿案垂拱殿舊名長春常日視朝

之所也明道元年已集日薄晚時眾議不候上即位先

出宣詔時中請任此事遂出宣詔羣臣願見新天子班

未退宰執錯立垂拱殿上梁師成自禁中至曰皇帝自

擁至福甯殿至今不知人宰執相顧初淵聖在宣和殿

未受命邦彥曰皇太子素熟耿南仲即以詔召南仲至

是南仲已至敏率南仲排垂拱殿後闖欲至福甯內侍

止之與爭良久見梁師成過廷中敏呼師成師成斂衽

曰容奏知少選曰許入遂與南仲至福甯南仲以詔宣

續高麗覽編拾補

卷五十一

七

御醫敏以詔召宰執又以詔退羣臣辭以晚別日御殿

宰執遂見上皇于宣和還見太子于福甯皇太子既即

位上皇命宇文粹中管軍臣僚及皇城司官止宿于內

東門一更後宰執請上皇降御筆以鄆王楷管皇城司

歲久聽免職事并乞以王宗漑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

依奏二更後中書省降指揮仍先出劄子付皇城司

本末卷百四十六案以上云云自翌日至此並二十三

日庚申事靖康要錄曰二十二日晚開分大內娘子用

小輪十餘傳乘入東宮府議事入殿內續有快行親從官

侍官黃德宮甯德皇后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

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

殿住龍德宮甯德皇后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

給事中登敏等日補內禱之儀已決羅吳敏為門下侍

即章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

疾召東宮御南仲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涕泣力辭因得

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蔡條北征紀實曰



二十三曰早大臣于宜和殿中以檄書進呈上果涕無  
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間來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對子王  
華閣而宇文虛中與吳敏道亦請對上謂大臣曰卿等  
何候引虛中敏道對罷卻復來相見虛中對次敏道對  
禪議下近臣急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和殿筆上以左手寫  
共議一不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紙筆上曰書曰皇太子書諸公  
如何又無語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書諸公  
可即皇帝位子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謂吳敏道  
自找今日指其後曰自御袍衣子遂宮頓首辭疾且謂  
則大不孝矣擲前論旨自御袍衣子遂宮頓首辭疾且謂  
受之宮當同加敦論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疾太初身託汝  
召中宮辭上堅命立之是為孝慈未吾夫婦欲疾太初身託汝  
建猶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為孝慈未吾夫婦欲疾太初身託汝  
辟狄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託  
尤深善後遂得內禪上

庚申上禪位于皇太子手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  
天地之靈方內又安二十有六年矣恭惟累聖付託之

續資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重夙夜祇懼靡遑康甯乃憂勤感疾慮壅萬幾斷自朕

心託以大計皇太子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温文聞

于天下主幽十載練達聖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

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

聽裁決子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子體道為心釋此重

負大器有託實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同底

子治詔文給事中直學士院吳敏所草也即以敏為門

下侍郎初有詔集從官赴都堂問計敏即詣閣門請對

禮部侍郎李彌大不及候對班方晨遂留立庭中請對

因言車駕當守宗廟不當出幸敏既候對班退少宰李

邦彥為奏敏宜召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又卷百四

上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與幸  
同日辭應旂通鑑日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幸



之意並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  
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以位號不足以  
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  
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  
上聽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  
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  
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死捍假皇太子以位號  
遂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假皇太子以位號  
宰臣奏事帝留李邦虛殿常奉真馭之所具詞密禱辛酉  
上云云各本皆異不知何據

辛酉欽宗始御崇政殿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率文  
武百官入賀曰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  
久之乃隱上初在福甯殿未知人時童貫有易置語李  
邦彥等皆聞之貫語既不效是日內侍傳言御崇政殿  
宰執廷中聞衛士迎駕起居聲始相慶上皇將出居龍  
續資通鑑長編補卷五十一

德宮宰相率百官起居廷中宰執仍入對壺春堂

京遺蹟志曰景龍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懿親  
宅潛邸為之及作景龍江夾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  
比對峙中塗曰壺春堂名曰翔芳園山水美秀林木鬱  
茂猶艮岳延福宮也

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顧邦彥曰且力主張吳敏曰  
言錯者誰願斬一人以厲其餘上皇曰眾襪至不可記  
也又曰皇帝之上豈容更有他稱乃有並稱嗣君者仍  
密諭邦彥曰師成也上皇又詔邦彥曰人情頗搖稱嗣  
君者可見翌日宰執再至龍德宮有執政附耳奏事上  
皇者上皇正色顧宰執曰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許留  
身大臣豈可如此道君皇帝出居龍德宮皇后居擯景  
西園少宰李邦彥為龍德宮使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



門下侍郎吳敏副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六西即皇帝百

御垂拱殿見羣臣與此亦合附耳奏事之執政不知何

動人搖成宮恩師成能者師成傳立陳布衣張炳力東

下師成宮恩師成能者師成傳立陳布衣張炳力東

變恐不測東復論其事本有異志百定策功當即表裏相

星出陽武驚欲回藥師日南朝未必有備不攻如姑占帝

星出陽武驚欲回藥師日南朝未必有備不攻如姑占帝

陷慶源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願守臣揚信功七日甲子盟會力不敵必之攻陷金城府

續資治通鑑綱目拾補

卷五十一



甚事瑄曰昔唐元宗幸蜀太子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  
眾皆曰聞儲君甚賢瑄曰皇太子恭儉仁慈內外皆問  
之但不好奢華不喜嬉遊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  
亦言南朝帝星復明今果驗矣因以金帛賞其術史前  
地理志慶源府本趙州信德府本邢州並屬河北路宣  
和元年始

同升爲府  
王戌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百官進官一  
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文而不著上  
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  
去  
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同李攸宋朝事實赦詔  
原注云攸宋童貫王黼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  
攸除之惟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  
攸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收赦並載清波雜誌其大  
盟說文靖康要錄及宋庚申實所載皆不全惟耳朝北  
日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與此祚運宅中圖大莫三  
萬里載惟臨御之恩用慰遐邇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書  
春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遐邇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書  
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遐邇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補卷五十一

到日味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赦  
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常赦所不  
原者咸赦除之一應文官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  
內校合致仕官並加轉官合磨勘者仍與磨勘諸軍  
將校合致仕官並加轉官合磨勘者仍與磨勘諸軍  
賞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綬及十五年軍將士等並特  
文武陞朝官禁軍都虞候諸班指揮御前忠佐馬步  
軍都軍頭副都軍頭潘方馬步軍都指揮御前忠佐馬步  
與封敘已量移者應降責授官並與敘敘在外未量移  
者與量移已量移者應降責授官並與敘敘在外未量移  
者與量移已量移者應降責授官並與敘敘在外未量移  
流配入原係命官已量移者應降責授官並與敘敘在外未量移  
自來未敢求仕人並許于刑部投狀具元犯問奏當議  
時議等第施行一應散官編管人等並許于刑部投狀具元犯問奏當議  
管已放逐便者并許于刑部投狀具元犯問奏當議  
諸色人等未曾敘用者依例施行一應諸路人戶所欠  
今年夏秋稅租及送納依例施行一應諸路人戶所欠  
放其鄉村稅租及送納依例施行一應諸路人戶所欠  
下諸色欠邊事之際諸路州縣一應有合行疾速保明  
聞奏今來邊事之際諸路州縣一應有合行疾速保明  
人奔與限一百日許於所在首身并與奏罪限滿不首



復罪如初一應諸處有聚集盜賊所在州縣備坐今來  
赦宥招誘歸業如願為軍者許諸軍內安非給與衣糧  
一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嶽四  
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廟並禁樵採士軻在祀典處令  
所在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採士軻在祀典處令  
逐州以係省錢糧修葺仍仰監司常切點檢毋致廢壞  
於應赦書說不盡事件委逐處子細看詳分折聞奏  
布維新之政賴忠貞協贊文武之仁繕明以照四方宜  
孚于休同底子治裕爾有眾體予至懷永立妃朱氏  
為皇后紀事宋卷百四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為人父伯材武康節度使欽宗在東宮徽宗臨開禧  
萬皇太子妃欽宗即位為皇后追封伯材為恩平郡  
廟欽宗室推恩后崩慶元五年奉安神御上將軍卒  
兄二宗孫康章一節欽宗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昭開府儀同三司康章一節欽宗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詔納昭化軍節度使康章一節欽宗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司備禮冊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日為皇嫡孫封秩此  
太子免起居從駕七年十月生子為皇嫡孫封秩此  
以皇太子妃朱氏二月庚申日皇制

續嘉運鑑編拾補 卷五十一

七

報虜兵漸逼故也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  
使梁方平將騎七千令守澶州日癸亥詔都指揮使何  
灌以兵三萬守黃河靖康要錄日癸亥詔都指揮使何  
七千守澶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宋史何灌傳日中  
日金人悉出禁旅方不可當今方灌掃精銳以時中  
命灌行辭使兵何善戰強後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  
門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  
灌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兵充數又靖康前錄  
及賊乃始奔馳至橋南縱火而道橋雖已斷無備北  
岸者猶二十八虹賊志少葺遂濟河平走亦  
望風而遁宋史地理志澶州本通利軍屬河北路瑞拱  
元年以衛州黎陽縣為軍天聖元利軍屬河北路瑞拱  
五年復為軍政和隸軍熙寧三年廣為縣隸衛州元祐元  
甲子金人圍太原府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



太原屯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于太原城下又敗  
原反據燕門孫翊自朔不得入遂由甯化崑崙州出天  
閭朝以援太原營于城下黏罕忌之黏罕驅餉之  
父老以守朔軍于城下黏罕忌之黏罕驅餉之  
可求統歸府之師二萬眾自府州涉大河由崑崙州將  
嶺道出焉至交城遇黏罕賊眾不克移復越山取松子  
至勞逸有間故至敗績嘗謂賊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  
之術何哉當黏罕自雲中竭醜類之遠求在朔州由  
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且皆坦途別無  
武朝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且皆坦途別無關阻若  
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併力以擣雲中老弱而已  
如間攻其必救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救雲中老弱而已  
太原張孝純王稟之軍自可從而襲之使烏合利聚之  
徒致後顧前憂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救雲中老弱而已  
解致後顧前憂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救雲中老弱而已  
徹于人轉容為主且新邊之兵可張我勢而安羣心此歸  
翊與可求見不出此止務先到大梁為救韓皆不知近  
雲中遠救太原之要也而復遷迴山險人疲馬乏反為  
彼賊以誰問之以逸待之復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

續資通鑑綱目拾補

卷五十一

六

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  
時黏罕失意則東路幹離不氣亦喪矣如幹離不氣喪  
于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朝廷自可從容為計止因太  
原被圍朝廷區區救之何暇治其他哉太原之陷也氣  
已沮于河東矣故京城由是失援臣由是措翊與可求  
救太原之無術也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并軍馬  
使韓權知晉甯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黏  
罕大戰于太原之交城中金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  
等各據分地隅至日中金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  
出劫其家許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與  
韓權皆死于陣自是河外兵將已十喪其七八分矣  
武漢英從幹離不入寇備見幹離不得中國人初不殺  
曰此皆我也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  
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覩所擒獲  
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若如某等者使得諭人則河北堅  
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不大喜迺多出文榜命漢英出  
寨俾招諭諸部漢英用是得出迺徑走闕下具以虜情



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京兵可用爾今以黏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一軍下燕山真定直掩東都二軍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漢英適至是時方內禪大臣憤耗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面守具乃用舊法樓櫓新法城面小而舊法樓櫓大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土木匠五千人一月方得完時幹離不已報將至真定矣城中既無將又無兵惟有健勇二萬復發梁方平拒三山大河迤邐前去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效大凡倉卒如此不暇悉數附紀事本末卷百四十四原述此據蔡條紀實綱所紀良弼云云檢就時差充副使至清州遇幹離不軍英乃至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至清州遇幹離不軍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充

文臣賀允中被鎖漢英武將頗點幹離不愛之因得髡而左衽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又曰內禪後也子既在東南教他皇帝去陝下兵圖收復及金人犯闕其謀于太上皇者希生不遜之志又料必西去蜀且不意內禪故幹離不行過真定聞知上下皆失色而我不走反又固守太原適堅壁黏罕一軍固不得下此皆虜所罔測者幹離不獨孤軍乘虛而擣入宜乎其聽也前轍莫有任國家安危重責者故不克守是以兩難蹈前轍莫有任國家安危重責者故不克守是以兩難頭且暮收整望之魯然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成陰每百步置一防城庫儲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彈每目修造泥飾專設有京城所提總其事岳珂程史曰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劉詠焉者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而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之而怒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圓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築故舊城卽當時遺蹟也時人咸謂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事甯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事甯乙卯神宗增陣而巳及政和開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樓櫓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送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概可想見



其張皇也靖康戎馬南牧豨罕幹離方而擣之城既引  
得色日也易攻下也合植礮四隅隨此而守擊之城既引  
直一峻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四面為敵樓作甕城  
幾遠階至此始驗東京記曰善城四面為敵樓作甕城  
及浚洽濠塹等亦皆照中原注所云朝北盟所記良蚺  
見正月五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下云是時間宰執奏  
對欲奉鑿與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為不可因奏曰聞  
且太上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  
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復有  
如都城者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豈有捨此欲將何  
之若能率勵將士慰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  
城樓櫓創修百未一二又城內樊家岡一帶濠河窄狹  
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又曰願余曰卿可帶濠河狹狹  
壁觀朕於此俟卿余議被旨同蔡懋良弼請懋良弼  
懋懋對以為不可余曰城豈可以守余曰卿可帶濠河狹狹  
樓櫓亦為守濠河惟蔡懋良弼請懋良弼請懋良弼請懋良弼  
為濠河狹狹亦為守濠河惟蔡懋良弼請懋良弼請懋良弼請懋良弼  
揚聲出戰固結平心相與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  
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與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

續嘉通鑑編拾補

卷五十一

平

之有事之日自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  
藉其位號撫取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厲聲  
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足以鎮士卒上顧宰  
使治兵願以死效第人改官卑不足以鎮士卒上顧宰  
道曰執事幸故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關宇文粹中隨  
余致謝且敘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輿進膳賜  
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庶再召對於命余留守以李稅  
副之余為上力陳所以去計勸再召對於命余留守以李稅  
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  
陛下初即位為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不能  
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輿進膳賜  
臣等留守將何補於事宗廟社稷從將為邸憲願陛下  
審思之上下意頗回而內侍王孝傑從將為邸憲願陛下  
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  
稍定前取紙御筆書可回五字用寶俾以固守為還上意  
國公願余再拜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  
虞余惶恐宿於東門司中宮公之決行翌日余自  
中夜上遣中使令率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翌日余自



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府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側禁衛皆已擐甲乘輿徒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余皇遽無策因拉殿帥王宗濬等入見極言虜必疾追上乃感悟

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六賊曰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伐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勸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爾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頌之至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亦非無姦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皇帝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竊爲陛下計莫若先誅所謂姦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三

好惡所在而賢才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陛下欲知姦臣賊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邦彥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案蔡京罪惡最大崇甯初道君皇帝方恭默聽斷起京散地寅之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迫肆無復忌憚也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有識之志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道君皇帝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



皆曾論京姦狀故數人者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冤之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傳聘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之名置局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饕無厭姦賊狼籍搢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方之釁黼實啟之貫實佐之貫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左右指使官至承宣閹卒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懦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歸金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聞諸邊人貫之用兵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而親隨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在大將旂鼓進退從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三

之勝負係焉貫自去敵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屢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以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成實聯婚媼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又可言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擠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妄立名號眾稱隱相欲攬國家大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夫盡出其門正人端士往往望風疾避亦不幸遭其玷汙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



天下監司郡守往往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招權以爲己力寢淫不已事必有大于此者可勝寒心頃歲李邦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至出郡倨坐黃堂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常有詣道君皇帝論列此事者師成時適在側抗聲言曰王人古在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彥之兇醜由此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官吏稍有違忤卽誡監司拮摭佗故無辜送獄士大夫往往憤恚而死三路百姓破家流蕩愁怨溢路去年京東河北正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尅太甚盜賊四起正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三

如兩浙曩時青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暗事蔡京夤緣交結闍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餒可炙出入禁闈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幹當公事爲名多破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擾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撤民屋廬削民冢塋幽冥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岸斷谷江湖危險人迹所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



必取閒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取得而後已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酈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敝盜賊滋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下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京等將何以慰道君皇帝之心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耶況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敗於內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書

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道君皇帝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聞有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者陛下萬一稍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尙存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戎狄殆有甚焉唐文宗嘗言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蔡京王黼童貫益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臣又聞道路之言曰蔡京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猶爲諄逆道君皇帝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邪此大不然者朱勔以奇技淫巧進



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  
勳建議北伐遂有此際今朔方如此勳當如何乃者稍  
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勳父子遽先眾人欲盡室  
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邦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  
京東盜起米斗千錢兵民闕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  
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道君皇帝  
詔罷西城所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尙欲強占不肯  
交割所存無幾宮官抗國悖慢如此尙復何容今戎狄  
皆叛正由此六賊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尼天下乎使  
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  
小不忍於此也陛下忍而不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  
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禪位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

續資治通鑑長編補卷五十一

奎

不鑒哉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又卷百四十八原注欽  
施行之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云同宋史忠義傳陳  
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傲當負氣所戚戚於  
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忌諱所  
至莫集坐客權爲己累稍引去以貧入太學欽宗卽位  
率其徒伏闕上書請誅六賊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  
徵宗東行金人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  
往侍左右金人迫殺謀乃誦死同時有布衣歐陽澈亦上書  
言事後高宗卽位南京伏闕上封事  
極詆用事大臣遂與陳東同時見殺  
乙丑召太常少卿李綱對于延和殿案宋史地理志延  
殿後景福殿西北向大中祥符七年建賜名承明殿明  
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汴京遺蹟志宋東京殿並  
同翌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觀上上迎謂曰卿頃論水  
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案李綱論都城  
二上具戴汴京遺蹟志其前疏宣和元年六月上海第二  
疏八月十一日附宣和元年續宋編年五月大水注可考  
綱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



海宇屬望道君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交手畀付皎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孝德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于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一

五

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定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之遂有此命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原注此據李綱傳信錄修入用吳敏薦得對據敏手錄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門下侍郎吳敏薦對李綱師徐議出京又言國策示和好歲幣犒師之物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意無爲浮議所搖上嘉納除兵部侍郎宋史李綱傳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壞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劉內盜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君皇帝付託之意因召對延和殿據綱傳信錄云先是二十三日土內禪有旨召對延和殿辭應旂通鑑除綱兵部侍郎在二十四日辛酉與丑亦異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詔曰朕聞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茲古今之通誼實帝王之大文興自



眇躬嗣稱闢典道君皇帝剛健篤實齊聖廣淵殫二紀  
之憂勤倦萬幾之聽斷乃以神器屬子冲人顧蹈天以  
牢辭終籲天而莫獲雖極天下之稱頌難名揖遜之風  
雖盡海宇之貢珍莫報生成之德用仰遵於聖訓仍參  
攷於前猷祇奉徽稱式光大養道君皇帝宜恭上尊號  
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應自今龍德宮供奉所需以至  
金帛緡錢之屬務極隆厚事干禮儀者合禮部太常寺  
討論以稱朕圖報天恩之意又詔朕應道君皇帝付託  
之重饋玉食於殊庭懷母儀顧復之恩飾椒塗於別苑  
方均孝養仰奉慈顏宜加儷於徽名用式遵於聖訓仍  
飭庶府祇事中闡凡下教之所時需敢一物之不備以  
稱朕躬問安之志以隆天下孝愛之風道君皇帝皇后

續皇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三

已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居于擷景西園其恭上尊號  
曰道君太上皇帝皇后一切供奉用度禮儀之屬務極  
隆厚有司議定討論以聞詔改來年元曰靖康紀事本末  
四十六案三朝北盟會編改元詔附靖康元年正月丁  
卯朔具載詔文又備見於靖康要錄曰二十九日御札  
朕衣膺春祐寅奉燕貽載惟菲薄之資獲撫盈成之運  
宵衣罔怠旰食靡遺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經文  
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謹紀初元是時美號庶格神靈  
適甯國臻葢將紹周人過歷之春豈特遵舊史踰年正  
日可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秀水間居錄  
曰宣和末虜寇已犯郊畿淵聖既內禪時子為都司詣  
凡年號須有主意今謂子方議改元禪時子為都司詣  
予曰漢與匈奴和親改元景帝是也然和戎止是一事  
昔唐德宗遭變議改元李泌以為唐宗最盛如貞觀開  
嘉祐各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最盛在仁宗矣中書侍  
郎張邦昌曰此論固佳但慶字頗類宮觀名頡子曰自  
古元祐子因作色曰今外敵憑陵國勢危弱如此當不



變政事純法祖宗奈何尚拘元祐之禁右承宇文粹中  
日公但見示文宗遂退後數日乃改靖康先是上皇即  
位改元建中靖國諫官任伯雨疏諫以為內難日靖不  
當紀元讒宰相不學此康王乃今上受命之符自康  
邸繼統故也鐵圍山叢談曰宣和乙巳冬十二月報北  
方寒盟二十有三月日改元于是有旨內禪時去歲不數日故  
事天子即位號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  
出使講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靖康于字為十  
二月立康也是與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一  
海昌倪鍾祥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欽宗

靖康元年正月丁卯朔案錢大昕四史朔間政靖康元年正月丁卯乃朔日也原本脫

寫朔字今據增金人犯濟州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韓離不

東都事略宋史本紀薛應旂續鑑單沅續鑑亦均在戊辰

李重十朝綱要梁方平何灌師潰退保滑州在戊辰

灌奔還金人乘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賊騎奄

陷沒凡數千人虜因得不濟方平即遁案靖康前錄云

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禦敵無備泊賊至乃始奔駭至

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斷飄於北岸猶二十八虹賊少

加葺遂濟河北案齊編謂賊至而梁方平伏誅靖康要

是李重十朝綱要是年二月辛酉梁方平伏誅靖康要

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郟乘河不守灌望風遁

死致敵國馮陵畿甸當行軍法其罪惟均今灌以重傷

續資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惜之陛下欲法裁罰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

罪者必誅當日方平始奉聖旨依軍法戮於都市靖康

前錄二十六日收梁方平械送開何灌軍亦望風潰散

封府治不守河之罪斬於茅橋北盟會編何灌度不能

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案亦收餘卒退守汜水關賊躡

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費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是

年四月二十九日臣僚上言何灌敗事其以累其心奉

尊羈管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奉

聖旨何灌子孫並勒停送唐州羈管何灌戰死於本月

乙亥日初虜至邯鄲案原本脫邯字陳均九朝編年

可考案原本脫邯字陳均九朝編年

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

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濟其言州縣無備邀取金

繪暴宮禁間事者皆藥師為之也議親征紀事本末卷

藥師引金人渡河靖康前錄載此較詳前錄云沈琯見

橋南軍走過而為藥師所邀遂不藉人兵焚橋而去據

入流者數千人常勝軍止傷三人蓋藥師深知未人虛

實故輕捷敢先也陳經通鑑續編薛應旂續鑑並稱

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迺吉補奄至不載藥



師恐夫實藥師金史有傳而朱勝非秀水間居錄及中  
興姓氏錄二書言其始末較本書為詳今附錄於此秀  
水間居錄曰宣和間經營燕地虜將郭藥師首來歸附  
既得燕山授以節鉞專付兵柄繼絕品師樽官賜珠都  
城龍數無虛日藥師嘗飲酒尚醞絕品師樽官賜珠都  
者日賜一樽置驛送嘗京師召赴禁中凡廢殿奧密  
珍奇之物悉令縱觀待優異如此金人南侵藥師率  
大將張令敵劉舜仁俱叛雖極渴不能充飢議使中藥  
師當至宣和殿見庫中金一塊數千兩者何謂不足中  
興姓氏錄叛逆傳云藥師以燕山府叛降大金盡以宮  
至濟州先據橋南以邀王師陷河北諸州幹離不回至  
大金用之大金退每用藥師陷河北諸州幹離不回至  
燕數千騎勝軍反覆下藥師發燕本貫守又遷平州後  
粘罕以余覩叛疑藥師預謀追至元帥府獄鞫之既而  
獲免藥師家富於財牛馬不知其數婢奴千人粘罕謂  
財能動人盡奪之囚歸女真之域子安國亮時預南侵  
之謀亮犯淮上統兵為先鋒亮被弑安國為亂兵所殺  
己已詔曰朕以金國淪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  
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二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兵出有名據三已戒六師躬  
朝北盟會編載此語文並作師實有名下有將士銳於敵楨

行天討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下有將士銳於敵楨  
四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

事案靖康要錄北盟會編此命吳敏為親征行營副使  
許便宜從事尚書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新知

開封府聶山為參謀官團結兵馬於殿前司紀事本未  
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已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之命

敏副之誤也綱於初五日辛未始有親征行營使之命  
此止與聶山同為參謀官耳王宗沐續通鑑庚午日李

綱議守尚稱備要為行營參謀官與李綱並於辛未十朝書李綱  
均九朝編年備要為行營參謀官與李綱並於辛未十朝書李綱  
為親征行營使皆不誤徐夢莘北盟會編除吳敏等指

揮在是月四日庚午而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亦在五日  
辛未王傅東都事略吳敏知樞密院事在乙巳綱為行

營使在庚午略有功編然究非同日事也親征之議發  
於李綱說詳封有灌梁今附錄於此封氏編年日朝

廷間金人據濟州何灌梁今附錄於此封氏編年日朝  
者大臣建議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動脫或渡河計期



必戰鋒不可當我師若出望敵必潰此兵家所忌望陞  
下南渡大江或西奔關中集天下兵選將出師分兵四  
繫俾匹馬不可歸也或曰京城雄師尚數千萬師老氣沮  
何收民清野使乎今京城雄師尚數千萬師老氣沮  
勤王之師內外犄角使大羊之羣羅拜請命李綱曰二  
時若從避幸之所長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瀘州  
賴祖宗威靈社稷之福惟寇氣豈得天下太平乎親征  
既渡遂珍攬我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  
事與之同豈可緩也雖是日聞幹離不兵拒河濟州  
然紛拏終歸李綱之議

不守夜漏二鼓道君皇帝車駕東出通津門道君皇后

及皇子帝妃等相續以行命平涼軍節度使中太一宮

使范訥統勝捷軍扈從百官多潛遁紀事本末卷百四

事載李綱靖康傳信錄最詳靖康要錄是月綱與之合

二月乙未道君皇帝發鎮江府辛酉次揚州均與之合

傳信錄云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通津門獨蔡攸

於岸側得般運輒瓦船乘載餒甚於舟人處得餅一枚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二

三

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  
市鹽驟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酒上少憩宇文粹中及  
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  
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  
老邀車駕不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  
太上皇后居揚州王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  
多先歸宇文粹中紀及陳經薛流備要乃時蔡攸爲  
行宮使宇文粹中紀及陳經薛流備要乃時蔡攸爲  
欲避難南奔以官中司舟船皆隸發運使乃時蔡攸爲  
淮荆浙南路發運使喚攸之妻黨也於是蔡氏宋氏皆  
傾家甯遠軍節度使朱勔放歸田里責太傅楚國公

致仕王黼爲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翊衛大夫安

德軍承宣使李彥死黼彥仍藉沒家貲紀事本末卷百

黼彥仍藉沒家貲而二十五日辛卯又云詔籍其貲疑

有一誤三朝北盟會編二十四日庚寅王黼削奪在身

官爵長流衡州附載靖康遺錄云是日籍王宗沐薛應

族命載其孥以東故有是責金人作筏渡河逼京城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原本作己丑日金史本紀在己巳  
月丁卯朔不宜癸酉前有己丑日金史本紀在己巳



宋史本紀及畢沅續通鑑在壬申日今從金史附於此  
沈琯南歸錄曰沈琯見國王王日南岸已無一人你  
來日須去到汴京金人尋得小船子十餘隻可載五七  
人淨水過者所損甚多步兵尙未至於上下流得大船  
遂渡驍騎至六日方渡畢其步兵始至而老弱者留滯  
州王申爲是月初六日己巳爲是月初三日據沈琯謂  
六日方渡畢蓋己巳  
始渡而王申渡畢耳

庚午以尙書兵部侍郎李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同  
知樞密院李稅副之

李稅原本誤李稅據宋本  
東都事略及宋史本紀改

聶山

爲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綱侍  
班延和殿下適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  
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  
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  
時而用例邪孝莊卽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啟  
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二

四

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舍之而去  
可乎上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  
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  
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  
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  
未及一二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可保守願詳  
議之上顧綱曰卿可用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綱  
詣東壁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  
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以守不在此濠河  
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爲淺狹然可以精  
兵强弩據也上顧大臣曰策將安出皆默然綱進曰今  
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



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日白時中李邦彥等皆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案位貌靖康要錄作位號撫馭

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為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第八微官

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上卽命除綱右丞

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緣非所以示中外卽時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上入進膳賜

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甯殿去留之計猶未決也召命綱與稅留守綱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

卽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僅能復之范祖禹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

舍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

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起

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卽取紙書可回二字

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曰受命與稅同出宿於尚書省宰執於內

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諭宰執欲詰且決行質明綱入朝案靖康傳信錄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



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至祥曦殿見禁衛環甲乘輿服  
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  
御皆已陳列六宮幙被皆將陞車綱厲聲謂禁衛曰爾  
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呼曰願以  
死守不居此將安之綱出與殿帥王宗濞等入見曰陛  
下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  
妻子皆在都城中豈可舍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  
與爲衛且虜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  
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綱謂同列曰上意已定敢有  
異議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  
本末卷百四十七案續宋編年通鑑原注引呂中曰當  
虜人之入寇也人以爲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  
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非倉猝之  
在於守與避也爲靖康計者固當避狄而非倉猝之  
猶可以達否則早從幸關中之謀乘虜未至則車駕行幸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六

禁衛聞虜至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其所議也續  
編年通鑑文多與紀事本末同惟續鑑載白時中請上  
南幸或云欲上西幸洛陽吳鉉曰京城百萬生靈奈何  
棄之紀事本末無此數語是時請南幸者其弟蔡偁北  
時中紀事本末錄載於此知續鑑亦有其所本靖康前錄  
征紀實述之今附錄於此知續鑑亦有其所本靖康前錄  
何如時中輒對曰召募英傑以圖克復不言禁旅雲屯自昔  
二百年金湯之固器甲之利在所以言禁旅雲屯自昔  
號爲驍勇比年以來外則童貫失陷內則高俅不招刺  
軍政不修然比年以來外則童貫失陷內則高俅不招刺  
伏兵於穀澗道上適爲我兵搜出此虜人已陳之芻狗  
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邠邑上旣將南幸  
亦必破況天子不乘危且西伐謀太上旣將南幸  
爲新天子計若不乘危且西伐謀太上旣將南幸  
翰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銳氣下兵以圖收復此萬全矣  
陝西若犯都色既掩我銳氣下兵以圖收復此萬全矣  
必引而去重載而就計可四舉破也都城爲患則可從  
而走武關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過回遠比穀澗差數日  
間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二十七



對至元日季兄始得對於延和殿當季兄待對殿閣時  
三人同班一給事王雲一中書舍人張恣也雲方訟言  
大臣皆失指季士美已失魂矣某問著都不能答至今  
謀不定奈何今尚書來何所建白耶季兄即以前說及  
之雲曰大然所以求對者正爲此告朕先去鳩兵斂賦俟  
見上上大然之曰卿可帥長安爲朕先去鳩兵斂賦俟  
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奏之詳然後來條與  
備在穎橋得鎮一見雲因及城守之事雲曰國家不過  
開元天寶事爾今卻城守致大臣曰儻可日下換資政殿大  
而上以季兄劄子手付大臣曰儻可日下換資政殿大  
學士除知永興軍先去俟朕至是日晚又議遣差排頓  
遜官大臣因共薦舍人席益召至福甯殿天子面諭所  
以仍以卿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爾皆預爲之備卿  
芻糧賞賜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爾皆預爲之備卿  
可置司於鄧州聞朕出即復來迎又使益自辟官從南  
陽通金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撫兩路便宜行事益又奏  
無兼侍乞攜母氏先行天子亦可之謀已定矣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降輦勞問將  
士命李綱吳敏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  
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諭六軍將每句聲諾皆感泣流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二

七

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班直緡錢有差命綱爲

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曠副之

案曹曠原

本誤作曹曠據宋史本紀置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

及薛應旂畢沅續通鑑改置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

銀錢各百萬

案靖康要錄薛參謀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部戶房人朝請武功大夫以下

吏數十人賜銀絹錢一萬貫匹兩朝請武功大夫以下

及將校官誥宣帖三千道許便宜從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壬申詔每路差近上內侍一員督帥臣將勤王兵入援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太學生陳東上書曰竊知上皇已幸亳

社蔡京朱勅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

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

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色悉取給焉其風  
聲氣俗素尙侈靡人所動心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



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小無不附之近  
除發運使宋喚是京子攸之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  
衆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嘗上書言六賊罪惡陳案

東等上書言六賊惡在宣和十年十二月甲子日賊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

緣上皇遂請此行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必假上皇之

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

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爲患豈夷狄

比哉望悉追數賊悉正典刑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

上皇如毫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上然之純事本末

癸酉幹離不軍至京城西北案幹離不即金史之宗望也金史宗望本傳云本名

幹魯補又作幹商不太祖第二子也大金國志幹離不傳一名宗傑乃武元第二子江南誤呼作二太子其說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與金史不同中興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

禦海錄作阿里勃案靖康傳信錄牟駝岡者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巖

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破即孳生馬監之所霧澤破靖康要

錄作震澤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

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也自虜騎臨河梁

方平燒橋而遁虜不得遽渡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

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全行無復隊伍既

濟據牟駝嶺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瑄曰南朝可謂無人

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哉紀事本末卷是夕

金人攻宣澤門案宣澤門靖康傳信錄以火船數十順

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火  
船至摘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杙木及運蔡  
京家山石壘門道開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始定自



上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  
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  
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座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櫺  
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畢四壁各備以從官宗室武臣  
為提舉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  
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  
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案通津門  
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東水門護延豐倉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  
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外案朝陽門靖康傳  
信錄作宋門占樊家岡使虜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  
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虜  
抵城下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以尙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假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九

工部侍郎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高世  
則副之望之即行少頃虜亦遣吳孝民至舉鞭與望之  
遙相揖約孝民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與世則縋城下  
入何灌帳中虜使二人亦至孝民因言欲割大河為界  
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久之孝民不答遂與望  
之來開遠門入至都亭驛已過四鼓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一  
有靖康城下奉使錄自述其事較詳今附於此奉使錄  
日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任尙書駕部員外郎太僕  
司選馬兵部尙書路允迪來傳語約同到都堂問子宰  
既到都堂見官吏紛擾望之傳入太宰李邦彥問子宰  
執具在亦有從官三五望之少宰張邦昌正行步前執望  
之手曰鄭郎中在此可往時有一內官在側邦昌即令  
任珪奏云云差駕何灌奏吉鄭望之去城北朝延且遣  
使人出來勞軍卻恐有商量望之又云乞見上得使旨  
乃行邦昌云有甚旨且往軍前看他家如何俄有內官  
一人同珪來傳宣令押奉使出門借尙書工部侍郎充  
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副使差高世則是時惶惶更不



暇往國信所關鞍馬袍帶邦昌顧小吏取公服允迫假  
金帶鞍轡披坐上馬到安遠門登城見何羅人馬在城  
關下擺布遣語音高者過濠望金人軍前聲言朝廷  
遣工部郎侍郎往軍前奉使可遣人來打話見一紫袍  
人稱太師一白袍人稱防使紫袍人係燕州路上截得今  
袍人係金人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今  
上皇帝即位赦書以手加額既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  
卻與他講和休如今來南只界更賣也望金人問買賣之  
說如此則非是買賣譬如有人買絹一匹索價三貫文買  
者酬二貫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遂交易如此謂之買  
賣今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後無一物與我豈可謂之買  
約四更多時纔到驛上賜到御筆適知鄭望之已回不  
知有何話語  
一一奏來

甲戌鄭望之高世則入奏使事退引見金使吳孝民跪  
奏曰上皇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皆已往事今  
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懽好可也向者  
李鄴來議割獻三鎮事皇子今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

續拾遺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二

十

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  
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上顧宰執未有對者

李綱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樞密院卿

李稅奉使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作李鄴鄭望之高世則副之紀事本末卷百

四十五案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月中旬聞賊

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靖康元年正月七日

癸酉回京師再遣鄴與李稅等行當即此事是鄴稅二

人同行長編與續鑑各舉其一也遣鄭望之奉使錄蕭

三寶奴等謂皇子郎君訝南朝不遣使人來求甚處逢大金人馬

更不會得消息又似此時李鄴不與望之同往而回往

者惟李稅耳然則李鄴使金直至初十日乙亥始與望

初七日回京師至是再遣亦不免誤宰執退綱獨留問  
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虜氣方  
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  
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



李稅柔懦而誤國事因言虜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  
猶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  
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一  
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  
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成日與靖康傳信錄不合傳信錄云賊知守城有備不  
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斬新竟俟明乃入城初十  
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居說升殿奏事引使人對出  
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說升殿奏事引使人對出  
韓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  
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之初十日而甲戌則  
對者余因請行傳信錄虜使入城在初十日而甲戌則  
是初八日其不合一也傳信錄虜使入城在初十日而甲戌則  
則癸酉夜自開遠門入至都亭驛是一人獨回並無使者  
也李鄴於七日癸酉入京師是日獨回並無使者  
相隨則傳信錄謂遣使隨李鄴請和當指乙亥日與三  
寶奴等同歸無疑安得李綱請行反在李鄴未歸以前  
其不合三也乙亥為是月初九日疑虜使昏黑抵城下  
當在乙亥之夜明日丙子入城正與初十日合則李綱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二

十一

請行當在三寶王酒諸人來獻玉帶名馬時而不在吳  
孝民入城時也鄭望之奉使錄稱孝民跪奏皇子耶君  
要一大臣過去上即云李稅鄭望之既退稅與望之再對  
之過去與此云上願宰執亦不合既退稅與望之再對  
上云若及割地則多與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次  
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稅押金一萬  
兩及酒果賜幹離不案靖康要錄云出城時日已昏黑  
有金人騎兵三兩人不知是使人  
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四人亦傷夜至學生監鄭  
望之奉使錄云孝民屢前逼出城緣伺候賜金酒果已  
以遲留上馬時日落多時出萬勝門約二里問日所  
昏比上學生監一更多時見幹離不但認國家違盟如  
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殺金人之詔如此使人至幹  
三五事都議乃云傳晚俟來日相見遣燕人王  
離不南向坐見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遣燕人王  
洵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為  
趙氏宗社恩莫大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絲各以千  
萬計馬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



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案鄭望之奉使錄此段云云明日再見使及之稅等不敢有言

但曰有皇帝賜金萬兩及酒果幹離不令吳孝民受之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

案奉使錄三寶奴等云皇守耶律至中路便意回只牙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穀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事知是上皇遣來皇十郎君道不他今上意旨如何

望之云上皇遣來皇十郎君道不他今上意旨如何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首言以我納張

毅故舉兵案張毅金史作張覺大金國志作張毅既聞及奉使錄亦作張覺大金國志作張毅既聞

上皇禪位少帝登極即擬還師第訝南朝不來求和望之云女真本一小國初以士馬彊盛滅契丹終能以禮

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爲美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非至理三寶奴云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爲質古亦有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之望之云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不知周鄭交質其後卒至交惡果爲大計質亦何恤若以親王往萬一

有感風露致不測以人情言之貴朝亦不得不悔此事終恐無益三寶奴笑云北朝以兵之所加爲疆境今已

至汴而皇太子耶君但欲畫河爲界已而望之云朝廷自來與金國講好以燕山爲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爲戰

守備豈事力誠單弱若皇太子必欲以河爲界此乃恃強有所邀耳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前日燕山是也

北朝得南朝地恐亦然蓋人情向背不同不若增益歲幣爲無窮利爾因許銀三百萬兩三寶奴不悅而退是日虜移壁開遠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鄭望之奉使錄三寶奴云南朝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地豈守不得古人有守得者望之云耶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如何謂之守得三寶奴云有



守得底望之云北邊種落得中原地無如拓跋魏然自  
拓跋南侵改為元魏已百有餘年當時所立君長猶中  
國之人也用中國之禮樂中國之法度中國衣服故中  
日三關也屬北朝來望之云國家財賦為比有轉運使舊  
領河北羅便司蓋河北緣邊州郡多是濶濶地無出故  
朝廷支降錢本羅便司和羅斛斗以給諸邊大師若論  
三關地豈不永遠所在不若問朝廷多增錢幣云極  
早之虞豈不永遠所在不若問朝廷多增錢幣云極  
密侍郎瞻心各自盡忠盡節為國家說偉甚事但許多  
人馬遠來不戚則慮空去也大金人馬好所有金軍朝  
廷須有請勞受望之云若少軍和寶奴存舊好河東  
萬皇子耶君一頭項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止河東  
軍去此事朝廷不要遲疑早早便宜這裏許多軍住久  
是壞了你家人民田種望之數昨日面得處分若說及  
金人去家有六七百里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錠  
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大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錠  
許大口又似以河為界好難商量

乙亥李綱方入對外報虜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  
天景陽門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  
康要錄並作新城酸棗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命綱督將士捍禦綱乞禁

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  
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  
如所乞傳信錄云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虜方渡濠

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

勇近者以手砲櫺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

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虜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

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眾又募壯士數百人絕

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  
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  
並作斬獲酋首十級

上如蝟毛綱登城督戰上遣中使勞問手劄褒諭給內

庫酒銀盃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

殺賊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度使何灌死之  
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七

虜遣游騎四出抄掠畿縣惟東明太康雍邱鄆陵扶

七



溝僅存虜恥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攻東明京東將  
董有隣率眾拒之斬首十餘級最後得金環者三太子

也鄭望之等在虜營斡離不約見之引李鄴沈瑄於其

坐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綴百萬

匹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地并欲宰相親王為質案奉使錄

是日早有韓宣徽過位相揖云韓笑云且遣人去打離

不笑云打城人適以何句回矣又云講和事此自講人

去朝廷理會於是三寶奴耶律忠王洸受斡離不書一

封表綴數目金五百萬兩銀五千兩牛馬萬匹表綴金

及親王一員候回日送到河要幸臣一員同往交割地

望之辭以親王至幼沈瑄謂望之乞遣郡王望之再

三言之斡離不日遣親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還宰相

候交物了及撥地畢日可還也斡離不出玉帶玉篋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名馬各一道三寶奴耶律忠王洸等來獻催使人回夜

到驛望之入對福甯殿具奏所言上令與大臣言之續

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鄴歸奏聞邦彥議以金人所需金

銀數萬兩與金八十萬兩銀二萬兩銀二萬兩銀二萬兩

羊并從所請上從之是夜定議蓋出於邦彥也北盟會

編初十日丙子引見三寶燕山都監武英知信德府

奴上殿呈書為明日事燕山都監武英知信德府

楊信功及李鄴沈瑄等並歸自虜營中紀事本末卷百

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斡離三朝

薊州副使武英髮而降之十二月十日丁未斡離三朝

執惟李營蔡儵北使議和歸而為不在是時歸錄此

歸自虜營蔡儵北使議和歸而為不在是時歸錄此

以存異說北征紀實日本朝與遼人交移皆在兩界對

境謂之關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山即我

也故其犯中國先以關牒對代州相與通使啟乃撤

書是也燕山路清州則有我文臣賀允中副使武英

漢英乃玉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適至清州而斡離

不遣人約日邀使人觀打毬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



未過界無故事相拒之恐托是以生釁故勉而從之  
及至則以是日舉兵矣賀允中被鎖武漢英者武將願  
點幹離不變之因髮而左衽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  
降人也漢英備見藥師犯中國某猶不知大國用兵意  
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視所擒獲者皆不殺然  
人安得戶曉謂如某者使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  
下也漢英用是喜乃多出榜交命武漢英情告朝廷曰  
諸郡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今以虜罕一朝廷下  
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今以虜罕一朝廷下  
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單  
下燕山取真定直掩東都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

丙子詔以金人入寇自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

案靖康要錄元

年正月十日敕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  
顧德弗類不能仰當天意屬躬求財賄地尋邊鄙朕甚  
憂焉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祗畏不遑康甯思弭艱  
虞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冀上天助  
順萬國效忠交扶不拔之基永底丕平之治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又詔大金所需犒軍物數浩瀚朝廷竭力應副如  
供祀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官之家已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二

五

行告諭盡數供助尙恐未能敷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  
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目下戶部尙書聶山送納  
又詔蕃衍宅諸王金銀絹帛道官樂官伎術等官及五  
司官寮視曾經賜帶各家有現在金銀只今納元豐庫  
若敢隱庇轉藏並行軍法諸宮觀寺廟奉先普安諸墳  
六尙局諸司并開封府公用金銀拘收納左藏庫中書  
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  
議定交割如有不肯聽從去處卽將所賜州府令歸金  
國詔令降詔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上退朝康王入毅  
然請行曰虜必欲親王目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卽以  
爲軍前計議使令張邦昌高世則副之上命引王詣殿  
閣見宰執李梲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王送到河



亦無他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紀事

卷百四十五案京城搜括金銀靖康要錄自正月十日聖

旨以後屢有詔旨今並附載於此靖康要錄正月十日聖

旨生靈為念遣使議和只欲盡行殺戮般取財物朝廷

以廷將應於官庫務見在并文武臣僚之家金銀應

付肝腦塗地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措置庶免借

用限門下於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籍沒家財

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數如納數多當議量度

於文武官內安排與選限道濟正法理事為官戶注

優便差遣十二聖旨令張道元周文懿開封府取授

五貫蔡京諸人仰差唐重謝克家李攸開封府收

童貫執中鄭人高直王憲彭端劉宗元等家并其餘

里所有金銀並行取目下豐庫送納若敢徇情

隱庇或轉為藏隱許諸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

行軍法又御筆將元奴李師翊郭老娘逐入家祇應

優內侍省官道武震史彥蔣特賜金銀許繫人家財

楊毬張補姜堯臣李宋寶張師寶李宗振宋暉董庠

銀並仰聶山何棗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十五日聖旨

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會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十日聖

續資治通鑑綱目拾補 卷五十二

六

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金銀數

者先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切來者奏聖旨依

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二十日專領收

簇大金國騎軍金銀所面奉聖旨議和須籍金銀幣帛

其勢甚急朝廷為宗社生靈遣使諭朝廷迫切之意

以結盟好宗廟宮禁乘輿服飾之物盡行割刷止得金

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盡數津致恐兵大

賞見不均致未足復遣使臣諭朝廷迫切之意將前後

焚燒金銀錢物場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

榜並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迫切之意將前後

二日內罄所有金銀送納外其餘士庶色人並仰於

日內罄所有金銀送納外其餘士庶色人並仰於

許數限滿並所諸色人告諭雖有藏匿寄付送納不盡

十萬兩除賞外仍與成忠郎金一充許相容隱之人亦

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者一兩銀一萬兩除

切若財誣告不實以罪罪不告者一兩銀一萬兩除

何所財誣告不實以罪罪不告者一兩銀一萬兩除

送納俟事定日等第體認朝廷憂國之意保雖有財

金銀綾絹免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赴元豐庫州東

茶



揚州西樞貨務交受二十三日聖旨假到士庶金銀命  
拘收籍沒王黼李彥等房廊住宅田上及戶絕田產給  
還願空名官告補度  
牒紫衣師號者聽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  
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其數太多雖竭天  
下亦不足充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  
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  
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禧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  
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日之計莫若擇使  
與之熟議道所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少遲  
之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必求速歸  
然後與之盟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案續宋編  
金云種師道及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請緩給通  
帛禁遊騎不得遠略俟歸扼而殲諸河女真豈知有孤

續資治通鑑編拾補 卷五十二

七

軍入人境而 宰執皆謂都城破在朝夕肝腦塗地尙何  
善其歸乎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皆不足較也上默然綱因求去案  
康傳信錄云上為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  
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眾說因再拜求去  
日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而不辭者  
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  
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  
守恐金人欺我此徐議也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  
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  
陛下下此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朝廷即以誓書往所  
求皆與之以李鄴高世則為送伴使副綱尙留三鎮詔  
書不遣幾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為後圖也紀事本  
末卷百  
四十 康王既受命日趣行曰此豈可緩耶世則乞備親  
王儀衛稍重事體若示以弱益為虜所輕侮章不報紀  
事



庚戌張邦昌從康王詣虜營自日午至夜分始達時胡

騎交馳王意氣閒暇如平日李鄴高世則齋和議書送

伴蕭三寶奴等同行時四方勤王之師踵至日或數萬

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團隊

伍皆行營司主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李鄴等所

書並載三朝北盟會編今附錄於此朝廷和議書并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淳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

詔路山張覺招納叛亡次子權聖變為兵革遂致於金

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稅等赴議軍前引過乞

和正月十日迺承計議使高允張愿恭齋到文字大開

容引衛諫訥誠救拯生靈俾結盟好載惟恩義深劇感

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從一帝及今

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為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

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當朝自應管掄制疆界屯兵已

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應管掄制疆界屯兵已

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惡毒期斯言不享所有其餘該

不盡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了孫不遠冀英懷承同重

處置使兩路都統制韓繼不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

使降對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舊好

敘定當司深為感切復舊約欲成長久商賈歲輸物稍多

不令驅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能悔文指物并理會今減

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文指物并理會今減  
兩依三十萬疋仍為納一分撥贖土指物并理會今減  
月依三十萬疋仍為納一分撥贖土指物并理會今減  
厥俾離師代乞照察謹奏書日下金皇十四日略處  
置使韓離師代乞照察謹奏書日下金皇十四日略處  
事尚賢皇弟康王并少宰皇帝開下金皇十四日略處  
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陸泊益彰好  
德當司已鈐束逐處軍兵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遺

卷五十二

六

士一民不台侵兩平兇易應自亡遠播越之時北界出入

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

會到並已死外應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合交金銀在

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惡毒期斯言不享所有其餘該

不盡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了孫不遠冀英懷承同重

處置使兩路都統制韓繼不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

使降對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舊好

敘定當司深為感切復舊約欲成能悔文指物并理會今減

不令驅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能悔文指物并理會今減

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文指物并理會今減

兩依三十萬疋仍為納一分撥贖土指物并理會今減



再立盟約乞賙盡言遣差使徑將來詣當司特憑發遣  
赴關卽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遣還願勿憂  
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劫掠  
傷民早爲交割本月十一日交南方天氣身直至天明  
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一誠敦大信氣身修  
德必抵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辛巳虜陷陽武縣知縣事蔣興祖死之統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陽武  
原本誤作湯武宋史地理志有陽武縣屬京畿路  
開封府無湯武縣宋史本紀亦作陽武今據改  
壬午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順天門外  
案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並作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范瓊將萬  
騎自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師未集  
虜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解甲下鞍謂無與爲敵  
至是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矣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案靖康要錄十朝綱要並繫此事於  
是月十八日乃甲申也較此後二日三朝北盟會編在  
薛應旂通鑑亦並在甲申與綱要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二

五

丁亥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東路制置使神師

道武安軍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闕下案續

年資治通鑑丁亥陝西神師道姚平仲鄜延張俊韓折

中環慶汪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神師中及折彥質折

可求等勤王兵並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三朝北盟

會編繫此於丙戌又有劉光國楊可勝李寶諸路兵而

至在馬遷韓時中等兵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

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救兩將聽臣節制上

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曠可也

案靖康傳信錄云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

竊嘆上裁處之當而牽執間有密建自以爲不可者上

別置宣撫司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充京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以平仲爲都統制應四方  
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案

李李綱言於上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制歸一不能濟願救兩將聽臣節制上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曠可也



東廓金人始懼王偁東都事略板橋之戰在己丑較丁亥後二日而行營使所統者獨

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而節制既分

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托以機密不復聞報

自是權始分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戊子李稅鄭望之入對上曰虜須金銀無藝安得充數

禁中珠玉多卿等可往議以充折也稅等既至王洎迎

謂曰不知以何事來皇子郎君緣打毬冒風若有他議

待暮當相見若但言犒軍金銀此已改擇使者往矣無

勞重議也望之度不可見即以上意語洎洎曰誰復敢

言公歸試以來或可輸也望之曰今無成命萬一輪而

不受望之為罔上奈何洎曰公如為皇子言洎命之輸

吾亦一欺罔也但吾以好意相輸決非相給耳案鄭望之奉使

續資治通鑑長編補卷五十二

錄王洎云皇子郎君亦愛此等物前見高觀察所執券

借去看極愛樞密侍郎如今歸去後可辦下所有珠玉

等別做一日便押取來望之等入城已過晡即入對上

云珠玉當聚寘宣和殿盡數以往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罷乃旨李稅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

日而議和之策復行

辛卯開封府言故太傅王黼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

村為盜所殺案輔固村靖康遺錄前錄並作負固村遺

在應天府紀詔籍其賫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七

千餘疋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五日開封府奏本府提事使臣韓膺等狀蒙差隨充王

黼所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承

豐鄉輔固村為盜所殺取到首級中是王黼被殺是庚

寅開封府番山遣人追殺王黼於雍邱取其首以獻中

與姓氏姦邪錄亦云遣使斬之陳經通鑑續編開封



尹聶昌有怨於黼遣人殺之是也聶昌即聶山後改名耳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並謂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罪固當誅朝廷不明寅一日胡舜陟劾聶昌附載其靖康要錄是年閏十一月一日胡舜陟劾聶昌附載其靖文備見聶昌陰鷲之狀足與此事互相證明要錄胡舜陟奏聶昌姦人之雄小人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蔡京之客次擢爲戶部侍郎未已尹京欲爲蔡京中傷王黼反爲黼所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京方圖爲宰相以昌凶悍不可用遂召至闕今春土人伏闕昌爲尹詣太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盡殺公等而昌勤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盡殺公等悅士人因上書薦昌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瑛認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瑛入府禁獄雖有指揮送大害而昌復追世瑛之父與就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理直何必留府欲世瑛三世被害慘酷如此豈有是事理直何必留府欲世爲世瑛送食昌以獄誣之庸決上帝之怒江鋒昔爲無州教是夫怨氣傷天下之和致上帝之怒江鋒昔爲無州教官與昌有隙鋒北至大理勸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臣范振受賊三百千大理勸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二

三

奪之柄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賜馬取爲己有方軍用度不加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請萬緡爲私費嘗爲臣僚所論守禦司寄姓名甚急如術人柳念輔及號知足僚所論守禦司寄姓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爲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各與私恩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厲渴思飲昌乃以爲私恩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厲渴思飲昌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爲少尹復使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與昌姦雄可畏牢籠使廷己助昌恪有力政深結之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足者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二姦是宜夷狄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乃陛下睿斷赫然

竄之天下幸甚  
癸巳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甯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其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係契丹渤海雜種



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已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錮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中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七

甲午太學生陳東言臣於去年冬嘗與諸生伏闕上書論六賊之罪又近言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挾道君南巡恐生變亂乞追還闕下各正典刑至今未蒙盡行或謂朝廷方有夷狄之難未暇議此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取其兄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二

三

俟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俅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幾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在傍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痛憤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於此況數賊之黨偏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粹中乃京甥婿其弟虛中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勔有一鄉附已之



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卽恐乘勢竊發  
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陷傾父子  
使之離間其事必有至難言者何爲尙不忍於此非梁  
師成陰有營救而然邪請言師成之惡外雖儉佞而其  
衷陰險禍賊招權怙勢壞法亂紀無所不至上皇每所  
進用宰執侍從師成必收以爲己功故大臣聽命師成  
以行國政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  
舉之取士而師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特赴廷試宏自  
賜第之後仍令備使臣之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  
中百餘人皆是富商豪子或非泛投官之徒以獻上書  
特赴廷試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唱名之日師成奏請  
陞降絕滅公道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鎮書藝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重

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靡費百端竊弄  
威福陰奪人主之柄使師成不去同惡尙存羣賊等輩  
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胡可得哉紀事

本末卷百四十八案三朝北盟會編繫此於三十日丙申較此後二日

乙未輔臣李棣鄭望之入對上令至宣和殿閱所列  
珠玉命梁師成同稅望之津致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

二十九日望之同李棣齎珠玉犀角象牙出城須臾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說稅上馬入城無梁師成名據下文梁師成見其誤致鄭望之奉使梁師成與李棣等同至虜營顯見其誤致鄭望之奉使梁師成和殿閱珠玉卽在二十二日回城入奏之時內官梁師成舉起一玉盃外虜成龍螭形云此蓋只碾作工價幾千緡上云不知要彼甚卻過福前殿令梁師成專管津般赴軍前令稅與望之共管押前去是梁師成專管津十二日管理津般事務實與李棣等同往虜營也奉使錄稅等出城在二月一日丁酉較此更後二日是時梁師成詔暴梁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爲彰化軍節度已死



副使遣使臣押至貶所至八角鎮而死紀事本末卷百

要錄是月十二日聖旨梁師成別輔王黼衆議不容可

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門

本處交割二十九日乃其死也三朝北盟卒則降認當

在正月三十日丙申未知孰是然據鄭望之奉使錄是

謂十二月二十二日津般珠玉尚令梁師成專管其事則要錄

更押至八角鎮殺之陳樞通鑑續編年綱殺之命要錄

聞王宗沐薛應旂亦同惟趙姓之中與遺史日陳東疏

奏未及施行會姚平仲之敗繼有歐擊宦官太學生伏

闕事再貶師成循州安置

是月江端友上書紀事本末卷百六案原本止稱靖康

吳敏劉子稱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論

事甚衆知必在正月間也今附繫於是月之末要錄吳

敏劉子稱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論

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開詳言京城郊廝有高行

孝又嘗聞緇紳誦其詩不端友躬耕蔬食守節自生重

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訖不肯就自陛下即位求直言

端友常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下即位求直言

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鄒任申先尹滄鄂肅之流偶

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

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白時中罷李邦彥起復太宰張

邦昌少宰都人呼邦彥為浪子宰相案李璣十朝綱

要繫此於辛未三朝北盟編纂此於六日壬申靖

康要錄罷白時中為觀文殿大學士於六日壬申靖

是月五日而李邦彥張邦昌除授在七日東都事略

宋史本紀及薛應旂云邦彥性俊爽通鑑並在辛未

與綱要同幼老春秋云邦彥性俊爽通鑑並在辛未

而公然習下臺閣間鄙猥事自號為浪子宣和其七

紀事本末卷百

四十八案靖康

議不容可

門

當

出

在

門

當

出

在

門

當

出

在

門

當

出

在

門

當

出

在

門

當

出

在

門

當

言







宜割與上令與邦彥共議師道見邦彥日師道在西  
上不知京城高堅如此禦備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  
講和邦彥日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日不然凡戰與  
守自是兩事戰不足守則不決案此文與師道等北  
會編略同會編附此議數日不決案此文與師道等北  
至關下

又王孝迪議揭榜立賞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  
斬之得金二十餘萬銀四百餘萬案靖康要錄繫此  
於是月二十日則為壬辰三朝北盟會編在二十  
日丙戌李綱傳信錄云余復許對於福甯殿奏上曰  
敵而民心又變不可不慮上曰刺可往收榜母得告  
許余因巡城過榜所令傳旨收榜歸行營司移牒孝  
迪懸榜不過一二日耳孝迪後為胡舜陟所劾並詳  
靖康要錄今附載於此要錄是月二十六日宰執等  
理聚金銀自乘御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  
竭果送以服御羣玉腰帶珍寶珠玉等準折復率之  
酒果之類并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準折復率之  
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於  
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  
竊設大金軍兵揭長榜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

續資治通鑑長編補

卷五十二

美

滿不輸者斬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  
部城大擾限既滿御史胡舜陟奏陛下以大臣誤國  
之空是年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陛下以大臣誤國  
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揆置筆方望之奉使  
莫如王孝迪資庸陋無一祕殿陵職出守巨藩臣所  
按孝迪天資庸陋無一祕殿陵職出守巨藩臣所  
事疎為吏部尚書則吏部之宜參預林學士則文  
邦彥姻家驟引為中書侍郎當國家多難之際曾無  
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豈優其寶貨哉但認溫  
變亂論無效死以濟緩急又豈優其寶貨哉但認溫  
語亂論無效死以濟緩急又豈優其寶貨哉但認溫  
人殺掠叔僇為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  
之太急使告許授間無不怨憤所差從官無  
所貴之家差牒未授臨官而庶人皆笑其從官無  
斥奉聖旨王孝迪放罷北盟會編此事在四月十六  
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二 慈谿馮一梅輯注





